

證畢吐火及畢吐火論

(4)

王靜如

1943

M16
H211.8
1
2

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

Toshara und Tocharisch

王斐烈著

前 言

上 論 吐 火 羅

- 一 吐火羅斯坦名稱之來源
- 二 吐火羅譯名
- 三 吐火羅與月氏及大夏
- 四 吐火羅與貴霜
- 五 吐火羅與Tiangara
- 六 吐火羅與小月氏
- 七 吐火羅=大夏之重證
- 八 吐火羅領域之謎

下 論所謂吐火羅語

- 一 新舊古語之發見
- 二 所謂吐火羅語與龜茲語
- 三 所謂吐火羅語之本名Arsi
- 四 論吐火羅語與阿耨尼及龜茲
- 五 結 論

附 研究吐火羅及“吐火羅語”問題論著簡目

前 言

伯希和裴綠(P. Pelliot)曾說：「吐火羅語問題，是一種必須深知中亞史語，始能解答的問題。可也是一種最難解答的問題。因為就我們現在所知的情況來說，有些解答是互相抵觸，好像任何解答均須要包括在內。要使問題明瞭，就僅能作陸續接近的研究，各人利用前人研究的成績而整理自己的主張，以爲一種暫時的學說；但是如此，却也仍舊不能掩蓋各人學說的弱點。」（A propos du Tokharien, TP. 1936, p. 259 吐火羅語之商討）



誠然，吐火羅或吐火羅語的問題，自本世紀的初年直到現在，這四十年來，經過中亞史語，東方學，漢學，印度學，突厥學，伊蘭學等等的學者或研究者的探討，雖然都能持之有故，却又不能言之成理。所以參加的學人愈多，辯論的範圍便也隨之愈大。像這樣論戰的廣汎，中亞史語學上可以算是首屈一指。諸家宏著中，時因一詞之誤，遂使全文推翻；此真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論戰最烈之時，約為二十年前四五年內，及前六年之三四年中。自地祇不靈，誤奏金聲；於是絃誦之音，亦隨秋風飄然而去。西儒吐火羅問題之辯難，由是亦於不自然中告一段落。邇來身困陋巷，頗理積稿。舊友或以此問題相詢，因述於下；以其不喜師比也。此問題董理之繁難誠如伯氏所言；今以數萬言之短篇，以論兩大問題，欲其免於掛一漏萬之譏，蓋不可得。然此中甘苦及誤謬，惟方家識之；是以更求方家正之。

上 論吐火羅

一 吐火羅斯坦名稱之來源

在我國新疆省葱嶺的西方，俄國聯邦政府吉爾吉斯 (Kirghiz，正讀 Qirqiz) (一) 共和國的南部，烏斯白克 (Uzbek，正讀 Üzbäk) (二) 共和國的東部以及達輯克 (Tadzik，正讀 Tazigh) (三) 共和國的北部，或這三個共和國的全部，現在史地學家均稱之曰土耳其斯坦或突厥斯坦 (Turkistan)。但於中古之時，一般人却名之曰吐火羅斯坦 (Tokharistan)。這一帶地方正當錫爾河 (Sir Daria)和阿姆河 (Amu Daria)的上流(四)，“斯坦”猶言地方，突厥斯坦即突厥人佔據的地方。

(一) 吉爾吉斯一名係是中國古代的堅昆，堅昆正音是 Qirqiz，俗寫 Kirghiz 或 Kirgiz 等。

(二) 烏斯白克一名中國古稱月即別。正音是 Üzbäk。

(三) 達輯克一名當是中國古稱亞利伯人的大食 (Tazigh) 正音或 Tazigh。

(四) 錫爾河古稱葉尼 (Yasartes) 水；阿姆河古稱烏滸 (Oxus) 水。 Daria 者，言水或河。

當中國隋唐（西紀七、八、九世紀）之時，突厥（Türk, * Türküt）(五)人西徙，領有了兩河流域，直到現在他們還在繁盛着；所以人們稱他爲突厥斯坦。可是中古時代突厥人未來以前，兩河流域怎麼人稱爲吐火羅斯坦呢？並且吐火羅又是怎樣來的呢？這個問題，我們得從希臘亞歷山大（Alexander）東征和中國漢代住在敦煌祁連間的大月氏說起。

原來亞歷山大於紀元前三三一年在高加梅拉（Gaugamela）戰敗波斯以後，於是所謂波斯的阿凱梅尼（Achemenia）王朝從此便粉碎了。國王大流士（Darius）東逃於當時的撲桃城（Bactria，正作撲桃，普通譯爲“大夏”，不妥。今改，詳後）。撲桃本屬於大流士，但太守巴蘇斯（Bassus）却畏懼亞歷山大威力，遂殺害了大流士，以希冀希臘軍停進。正相反，紀元前三二九年遠征軍更討巴蘇斯佔領了撲桃城。以後北定粟弋（Soghd, Soghdiana, Soghdīq^(六)）南攻印度，在在均是以撲桃爲根據而發揚其希臘帝國的國威。可是這時已經不是他踏破波斯那樣的容易了，時刻演成遠征軍的失敗和自己陷於危地的事實。於是在三二三年乃不得不班師回國，帶着他所謂光輝凱旋建設大帝國的幻想一同西返。不圖於與奮的長途中途因病而歿，帝國的奇夢當然也消滅了。統一帝國既已急逝，那末起而代之的便是割據紛爭的局面。割據中最大的，在亞洲首推塞琉息（Seleucides）王朝。其王塞琉庫斯尼卡特（Seleucus Nikator）復欲統治撲桃城。因之，所謂馬其頓人的塞琉息朝便領有了中央亞細亞。從此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中亞

- (五) 突厥爲忸勒（Türk）人東部一政治上的名稱。以後應用漸廣，遂爲全 Türk 人的稱謂。伯希和教授 P. Pelliot 以此蒙古（指拓拔 [Tabghac] 鞏而言）語多數加 -ut 而成。因之 Türk 一字便變成 Türküt，而中國突厥二字乃由此二字有譯者。
- (六) 粟弋是 Soghdīq 之正譯。他的原名爲 Soghd 後經北狄加 iq 作 Soghdīq 遂成後漢書之粟弋（粟弋當爲粟弋之誤）（古音 Sokdiak）。我不取“康居”的譯名，因爲康居和粟弋只是政治上的關係，並不是一個民族（白鳥庫吉說）。更不取“塞利”或“穆利”，因爲這不過是梵文雅音另起的一個名稱，Sulik 的譯名，與 Soghd 本名無關。況且“塞”有入聲 -i，尤不近於 Soghd 之 -gh，用之徒生誤解。Soghd 一名希臘東征之時即有之，而梵名較晚。吾人何不用原名，而反用梵文之別名呢。

史的知識入於不明狀態；直到撲挑城知事底奧多都斯 (Diodotus) 背叛塞琉息王朝，我們纔又重新認識起來。

紀元前二五六年安都庫斯 (Antiochus) 二世時代，撲挑城底奧多都斯鑒於塞琉息國勢力不能遠達東方之時，他便宣布獨立，建設所謂撲挑王國 (R. Bactrianum)。幾乎同時伊蘭 (Iran) 系的安息國 (Parthia) 也因安息 (Arsaces) 個人奮鬥，反抗希臘虐政，於二四八年建立起來。這個安息國位於塞琉息之西撲挑王國之東，恰把他們兩國分開。所以如果塞琉息王要想收回撲挑王國，必須首先擊敗安息國不可。這事一直等到紀元前一世紀末及二世紀初纔發生。在這數十年中，撲挑國的底奧多都斯於二四五年傳位底奧多都斯二世 (Diodotus II.)，但不久於二三〇年為幼替載廉 (Eutydemus) 所篡奪。安息國則因安息一世在位不過二年戰死，遂傳於其弟提里達特斯 (Tiridates)，國家更加強盛。在這個時期也正是塞琉息朝塞琉庫斯二世 (Seleucus II.) 在位的時候，曾經討伐過安息，但終被提里達特斯擊敗。以後安息國王第三位阿塔班奴斯 (Artabanus) 立(七) (210—191 v. Chr.) 塞琉息朝也在二二三年傳到了安都庫斯三世 (Antiochus

(七) 安息王位之傳繼是久成問題的，直到現在學者還在研究中。如上述的提里達特斯是否又稱安息一世 (Arsaces I.) 呢？阿塔班奴斯一世可得安息二世麼？若然，阿塔班奴斯二世 (Artabanus II.) 又須稱阿塔班奴斯一世了。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茲按年代分出，並列所疑。惟今之學人若羽田亨教授等，頗以安息二世為阿塔班奴斯一世，余暫從之，而頗疑其非是。

- | | |
|----------------------|-------------------------|
| 1 <u>安息</u> 一世 | Arsaces 250—248 v. Chr. |
| 2 <u>提里達特斯</u> 一世 | Tiridates I. 248—211 |
| (或 <u>安息</u> 一世?) | (Arsaces I.?) |
| 3 <u>安息</u> 二世 | Arsaces II. 210—191 |
| (或 <u>阿塔班奴斯</u> 一世?) | (Artabanus I.?) |
| 4 <u>普里亞帕吐斯</u> | Phriapatius 191—176 |
| 5 <u>普拉阿特斯</u> 一世 | Phraates I. 176—171 |
| 6 <u>米特拉達特斯</u> 一世 | Mithradates I. 171—138 |
| 7 <u>普拉阿特斯</u> 二世 | Phraates II. 138—128 |
| 8 <u>阿塔班奴斯</u> 一世 | Artabanus I. 128—123 |
| (<u>阿塔班奴斯</u> 二世?) | (Artabanus II.?) |

III.)。這位塞琉息國王便重新討伐安息，很幸運的和阿塔本奴斯一世締結和約。如是則撲挑國和塞琉息的牆壁完全推倒，獨立數十年的撲挑王國立刻就有滅亡之禍。二〇九年塞琉息軍攻撲挑國，擊敗幼替戴摩的軍隊。但在此時，幼替戴摩宣稱：如果塞琉息軍再要進攻，他便將求助於當時住在北方藥殺水 (Yaxartes, 即錫爾河) 彼岸的斯克泰 (Seythen) 遊牧民族了(八)。據有遠大眼光的安都庫斯三世終於遷就了幼替戴摩，與之訂立和約；承認他有君臨撲挑國之權，並且自己也引兵南下攻擊印度去了。因之希臘支派的撲挑王國始可得以保存。然而撲挑王國北方的遊牧民族斯克泰人是什麼呢？為什麼安都庫斯三世等就那樣懼怕他呢？

斯克泰一名，原為希臘用 Σκῆθαι (Skythai) 一字稱當時黑海以東民族之總名，或稱遊牧國家之王族及遊牧人之名。本名應是斯考勞對 Σκολοδοί (Skolodoi) 由亞述 (Assyrien) 文獻所見，更稱阿史古載 (Aš-gu-za-ai) 或伊史古載 (Iš-gu-za-ai)。民族屬於伊蘭 (Iran)，但那時正在遊牧階段，並不文弱，善戰好鬪自是當然的事情。安息王提里達特斯普與塞琉庫斯二世戰爭，便曾得其助而擊敗了希臘軍隊。此次安都庫斯三世與幼替戴摩言和，多一半是鑒於昔日之失敗，更或願保存與己同為希臘支屬的國家，以免為北方夷狄野蠻民族所滅亡。他這遠大眼光確是作到了免除此種危機，不過遊牧民族的侵略雄心却不因此中止；只是等待機會罷了。幼替戴摩以後繼位的為戴廉特流斯 (Demetrius)，即位於紀元前一九〇年。撲挑國王南征高附 (從通譯 Kabul 一名，實未必妥)，並進出於五河 (Banjab) 一帶。此時撲挑國威，攜帶着希臘文明，重新宣染於北印度。於是戴廉特流斯之名震於中亞，撲挑都城 (Bactria) 亦趨於極端繁盛。可是正在戴廉特流斯經略南方得意之時，一七四年，幼克拉替德斯 (Eueratides)

(八) 有許多學人常把 Skythe, Scythians 譯為塞、塞國、塞人，實在不恰當的。字源 Skythe 或 Scythians 與塞音無關。以民族論雖可定為印度伊蘭人 (Indo-Iranisch)，但其他一切則無確說。“塞”本指 sāka, 拿來譯 Skythe 是非常冒險的。

在撲挑王國本土叛變了。由此乃引起兩者間的長期鬭爭。結果戴麻特流斯戰敗，一六〇年被害或被放逐。不過當幼克拉替德斯奏凱回朝的途中，一五六六年，又為其子阿坡勞多塔斯 (Apollodotas) 所弑。而阿坡勞多塔斯不久又為其弟希列克勒斯 (Heliocles) 所篡害。如此君臣父子兄弟互相鬭爭和轉相謀害的結果，到了希列克勒斯的時期，國家便達到了一個衰弱疲蔽的地步。而北方虎視眈眈的斯克泰人，却不待他恢復國力，方和他爭鬭；恰相反，就在此時便乘虛而入，一舉而把此希臘支屬的撲挑王國滅亡了。這時距其建國不過僅僅纔有二百餘年。

滅亡撲挑王國的斯克泰人，據斯特拉鉢 (Strabo) 氏的地理志 (Geographia) 的記載，共有四族：

- | | | |
|---|------------|--------------|
| 1 | Ἀσίοι | [Asioi] |
| 2 | Πασιανοί | [Pasianoï] |
| 3 | Τοχάροι | [Tokharoi] |
| 4 | Σακαραυλοί | [Sacarauioi] |

此中之 Asioi 正稱 Asii, Pasianoï 正稱爲 Pasiani, Sacarauioi 正稱爲 Sacarauï Tokharoi 正稱爲 Tokhari。這均是文法語尾變化的不同，無關宏旨。Asii 和 Pasiani, 近代學者雖有不少的推測和比附，但均有困難不妥之處，故吾今暫棄此二名不論，專言後二者。Sacarauï 近人有以此與漢代所稱之塞 (Saka) 是其同名，殊可採納；而 Tokharoi 或 Tokhari 應即中古漢籍史書所稱之吐呼羅，吐豁羅，吐火羅一名轉譯所出，則決無可疑。此四族中約以吐火羅爲最強。所以當希臘支屬撲挑國方在內部混亂的時候，其西鄰安息國英主第六代米特拉達特斯一世 (Mithradates I. 171—138) 之子普拉阿特斯二世 (Phraates V. 138—128) 曾借斯克泰吐火羅的勢戰敗了希臘軍。而同時斯克泰人又侵襲安息，普拉阿特斯二世戰死。新立的阿塔班奴斯二世 (Artabanus II. 或一世, I) 更與吐火羅人戰，於一二四年又戰死了。由此看來，吐火羅可以稱四族之最強者。

所以時人都稱佔領撲挑王國的斯克泰人以為就是吐火羅人，並且也稱已滅亡的希臘支屬的撲挑王國為吐火羅斯坦了。易言之，即吐火羅人所佔居的地方。這便是中古以前中亞土耳其斯坦稱吐火羅斯坦的原故。不過西方中古以前確使這個名稱不相關斷，而中國中古時方有，且頗不同，則其故為何？今略述之。

二 吐火羅譯名

西方用“吐火羅 (Tokhara)”這個名稱，從斯特拉鉢地理志引用以來，不論其他希臘，羅馬，亞爾曼尼亞，敘利亞，印度，中古波斯以及古代西藏均有相同的名稱。白雷 (H. W. Bailey) (九) 氏曾加以分析，現在把他排起來，列之如下：

1. 希臘文 Τοχαροί (Tokharoi) Ταχαροί (Takharoi)
2. 拉丁文 Tochari
3. 亞爾曼尼亞文 t'uxari-k' ,toyarastan
4. 敘利亞 thwrstn
5. 印度梵文雅言 (Sanskrit) tukhāra, tuṣāra (-ṣ- 讀如 -k-) tuḷkhāra, tuṣkāra.
6. 中古波斯文 tawryst'(n)
7. 亞刺伯波斯文 tuḡaristān, tuḡara, taḡārristān, taḡairistān /
8. 古代西藏文 Tho-gar, tho-dkar, tho-kar.

中國記吐呼羅的名稱始見魏書。唐書又稱吐火羅或吐豁羅。高僧遊記又稱都貨羅或靺貨邏或靺火羅，這均是由 Tokhāra 一字之音譯。佛經作兜佉勒，作兜咄羅，作兜泐羅想由梵文轉譯而來。並排列之：(一〇)

(九) H. W. Bailey: Taugara (吐火羅)。倫敦大學東方研究學校學報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23 p. 333

(一〇) 參看伯希和氏的 Tokharien et Kutchén. (吐火羅語與龜茲語) 亞細亞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1934. p.34. 及 48 註 1. 與白雷氏吐火羅 p. 337.

史 書 (古音)	遊 記 (古音)
吐呼羅 (t'uoχuâlâ)	都貨羅 (tuoxuâlâ)
吐火羅 (t'uoχuâlâ)	靛貨羅 (tuoxuâlâ)
吐豁羅 (t'uoχuâ(d)lâ)	靛火羅 (tuoxuâlâ)

佛經譯名如：兜佉勒 (古音 tɔu k'iwɔ lək)

兜咄羅 (古音 tɔu k'iwɔ lâ)

均爲雅言 Tukhāra 之譯音，而

兜沙羅 (古音 tɔu ʂa lâ)

自爲 Tušāra 之譯音。至於何以遊記之都靛 (tuɔ) 均爲 t- 不送氣清音，而史書之吐 (t'uo) 均爲 t'- 送氣之清音？則恐因一爲直接聽來，其當地語本爲 to- 而不爲 th-。一爲由西域胡人 (粟弋？) 展轉傳譯而來，故得有送氣之音。此事伯希和及白雷二氏頗有闡明，不必詳論。然西方 Tokhara 之名自紀元以來至於中古未嘗間斷；何以中國之近鄰反自中古始有正確之譯音？這個疑問便是月氏西遷所引起各種錯綜的問題及各種支節未定的問題。

三 吐火羅與月氏及“大夏”

上文曾言及斯克泰人在紀元前一世紀又半之時，南下攻擊撲挑王國 (R. Bactrianum) 而據之。可是斯克泰人如吐火羅及其他三部族，果其覆滅撲挑王國，僅由於乘其空虛和圖其財富麼？恐怕這不過是原因中之一二；其他動機，當仍甚多。惟動機中之一，應起於月氏之西遷。這却是確實毫無可疑的。

大概是在漢朝以前或戰國的時代吧，今日之甘肅西部爲所謂月氏民族所佔據。範圍當限嫩煌祁連一帶。在其旁則爲烏孫民族。範圍限於張掖 (古之渾邪王地) 或甘肅西方一帶(一一)。此時月氏強盛，所以北方匈奴之冒頓 (Bagh-

(一一) 烏孫在西漢初年是以甘肅爲根據，而與月氏爲鄰的。不過關於他的方位，却是歧說紛紜。李多芬 (Richthofen) 氏以爲月氏住敦煌之布隆吉爾 (Bulungir) 一帶，於是烏孫在其東之額濟納河 (Etsaina) 流域 (China, vol. I. p. 447. 及附圖第三)；但有時又謂烏孫在月

ur) (一)曾爲質於月氏。以後匈奴強橫，冒頓擊破月氏。至老上單于(紀元前 174—161)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於是月氏西遷，經天山南路北道而漸住於伊列(伊犁 Ili- (t) ?) 流域，此事約發生於紀元前一七六至一七五年以後(一三)。斯克泰人的四族本來住於葉殺水北及伊列附近，現在更見東方來的月氏人也要佔領伊列，於是戰鬪突起。相爭的結果，當如漢書張騫傳所言：“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Saka)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那末吐火羅及塞等四族的南下並且征服挾王國；月氏民族的追迫，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了。這在年代上也是相合的。

從四族南下以後，吐火羅最強，塞弱更居於西部，故中國史書對於塞種所見最少。反之，吐火羅居於東部又最強，何以中國史學書也不見呢？這個原故，不過是由譯名不同，遂使人感覺若缺此名似的。史記和漢書均記有月氏平

氏西方之羅布泊(Lop Nor 見上書同卷 p.49)。其不能確定，若此。勒維(S. Lévi)氏主張在月氏之西方(見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J. A. 1897. 前編 p. 13)。自烏庫吉氏亦主西方說。他說“月氏在東方頗有今之甘肅甘州府等，烏孫則在貝西頗有今之安西州”(見烏孫考——史學雜誌1901, 一月份 P. 55—62)；福蘭閣教授(O. Franke)亦採用其說(見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p. 14)。惟葉原龜根據以下理由定其地在挾郡，即月氏之東，亦有可取。其所根據之理由在漢書張騫及西域傳中均有“厚貽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或“烏孫能東居故地。”或“昆莫地空”之記載，是指烏孫在東方原有“故地”。而史記大宛傳之同文爲“厚貽烏孫，招以東居故溫邪之地。”或“烏孫能東居溫邪地”或“故溫邪地空無人”。由此可知烏孫“故地”即溫邪地，而溫邪地當時亦即匈奴溫邪王領有之地。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載“溫邪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昆邪即溫邪，是知烏孫原處溫邪郡，在月氏之東也。(參看氏著西域西征考)

(一) 冒頓當爲 Baghtur 之譯音。朱斯法讀“墨迹”頗誤。自烏庫吉氏因朱法之誤，遂有對蒙古語之 bogdo 之擬構(見西域史新研究)。“塞”入聲收-k音，以之轉不收-k之-do，已屬不可；而且“頓”收-n只可轉譯外音-r；收-d等字。今使讀收-k音，必是朱斯不知譯音之理，僅知“頓”對字不應收-n，遂以致誤。自烏從之尤誤。Baghtur猶言勇，冒頓質月氏盜馬而歸，頭曼(tūmān, 此言萬，猶言萬夫長也)曾稱其“勇”。西國夏德(F. Hirth)等氏之說，非不可從(見氏著 Ancient China 等書中)。

(一三) 關於月氏西遷的年代，諸家意見亦頗不一致。自烏氏以爲在紀元前一七四至一五八年間(見烏孫考)。藤田豐八以爲一七四至一六一(見東西交涉史研究)。

“大夏”的事。此中所謂“大夏”當即 Tokhara (吐火羅)之譯音。原來吐火羅征服希臘式之撲挑國以後，一般均稱此為吐火羅，已詳上文。月氏從佔得伊列流域，就已遠隔匈奴，西接粟弋，南臨吐火羅，北隣丁零，東界烏孫。而烏孫與月氏同處甘肅之時，月氏暴橫，曾攻烏孫而殺其王。漢書張騫傳說：“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燉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死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烏孫王昆莫旣西破大月氏侵入伊列流域，那末大月氏又怎麼樣呢？很有趣的，他和斯克泰諸族吐火羅同一方法，於紀元前一三五年漸次南下而侵入吐火羅(一四)。這個吐火羅(Tokhara)漢書及史記稱他為“大夏”。漢書張騫傳接着說：

“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

史記，大宛傳說：“

“月氏……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這個西方的“大夏”顯而易見應是 Tokhara, Tokhari (吐火羅)的譯音了。不過稍成疑問的，便是 Tokhara 的 -ra 音。“大”字中國古音為 t'ai dai (或 d'ai)， “夏”為大夏即 *ya*, t'aiya 或 *Tagha, *Taga, 至於 -r- 的音是可省略的。如果前說的“塞”古音*Sak, 可為 Sa-arauri 之略稱，則大夏 *Tagha 又何以不可為 Takhara 之略稱呢？一向學人每以“大夏”當希臘支屬的 R. Bactrianum

(一四) 月氏由伊列南侵吐火羅的年代諸說亦異。白鳥以爲在紀元前一五八年，歷蘭閣(O. Franke)氏等以爲一六〇年。桑原鷗齋氏以爲在一三九至一二九年(張騫之遠征)，稻田氏以爲在一六一或一六〇年。稻田亨氏却以爲一四〇年左右，頗同於桑原。茲用稻田及桑原二氏之說，暫定爲一三五年左右。因張騫受武帝命，向月氏出發之際，月氏尚在伊列。其時爲紀元前一三九年。及其至“大夏(吐火羅)”而月氏已擊“大夏”而臣之，時在一二九或一二八年。所以月氏擊大夏應在一三九至一二九之十年間。我定爲一三五年左右，想甚妥當。

(即前之暫用撲挑王國)，是很不妥當的。他們大概都以為大月氏乃吐火羅的同名了。這種意見，從雷慕沙，(Rémusat,) 拉申 (Lassen) 及李多芬 (Richthofen)(一五) 倡道以來直到現在，尙未泯滅。

大月氏乃是從中國西北部侵入吐火羅的民族。惟他的人種和語言到現在，因史料的缺乏，所以還不能有一確實的界說。有主張西藏族的 (Rémusat, Klaproth, Richthofen 等)，有主張印歐 (Indogermanisch) 民族的 (Rémusat, Klaproth 等)，有主張突厥族的 (Wolf, Hirth, Almásy 等)，有主張伊蘭族的 (Iranisch)，(現在最風行的)。主張西藏族的，可以說是誤於大月氏西遷後，在南山所存的小月氏，有與氐羌相混的痕跡，故定為西藏族。主張印歐族的是為印歐民族發源中亞學說所誤。其次突厥族的主張，頗有些根據。但他們由貨幣人象為證據，以面貌似突厥人，故有此說，這實在是一個很粗劣，很不可靠的方法。甚至論及大月氏之翁侯即突厥語之葉護 (Yabghu)，以證大月氏即突厥族，尤為薄弱。蓋翁侯即葉護本無可疑，惟大月氏之翁侯，寧非因襲伊蘭系吐火羅之名稱？且匈奴有翁侯，烏孫亦有翁侯。匈奴烏孫民族未定，何能定月氏屬突厥？所以他是否屬突厥族，尙成疑問。伊蘭族的主張，近代學者雖多喜之，但他們均以月氏即吐火羅同名同種，所以吐火羅屬伊蘭，大月氏自然也是伊蘭族。總之，我們在大月氏史料缺乏時候，對於他的民族及語言，不易有什麼確定說法。不過他即是和吐火羅同為伊蘭種，但也未必便是同一部族，同一名稱。所以又何必使先後侵入撲挑王國 (Bactrianum) 兩個部族歸於一呢？

其次便有許多學者常把吐火羅等四族侵入撲挑王國，與月氏之侵入大夏國的時期常混而為一。所以他們以為吐火羅即大月氏。殊不知吐火羅等滅亡撲挑

(一五) 參看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 224. 亞細亞叢考第 224 頁。

Lassau: Zu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und Indoskythischen Könige, p. 265.

希臘及印度斯亞泰諸王史論考。Richthofen: China vol. I. p. 489 中國

王國是在紀元前一五〇年左右，而大月氏的擊大夏（即昔因佔據撻挑王國的吐火羅）而臣之的時期，却晚了十五六年。二者既有先後之別，豈可混爲一談。可是我們當然還記得，前文所述的安息王阿塔班奴附一世和吐火羅人戰，死於一二四年的事。那末如果大月氏已經擊敗而領屬的吐火羅（即大夏國），爲什麼安息王在一二四年還能與之能戰爭呢？我以為大月氏在一三五年左右入大夏後只是北方一部份，且因人數較少，所以仍被多數的吐火羅人，塞人，以至 Asiai 人，及 Pasiani 人掩蓋了。十年後安息王與之戰，當然仍稱大月氏臣屬的大夏爲吐火羅人。月氏和吐火羅僅只是政治關係，其本地軍民恐仍是吐火羅即大夏人，所以安息稱之如此。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史記漢書只說“擊大夏而臣之”。這個“臣之”應解釋爲臣屬的意思，不一定是滅亡大夏（吐火羅）的國家。我們試看他們的方位和民俗及建都的不同，便可知道其中消息了。

漢書上說大月氏王庭在媯水（阿姆河）北，而同時又說都媯水藍氏城却在媯水南，似自相矛盾。但是看一看史記便明白了，他說：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萬。……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買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我們從這兩段記載中可以知道；第一，大月氏在大宛西，而大夏在大宛西南，並知大月氏在西方二千里而大夏在西南二千里，則大夏應在大月氏之東南；第二大月氏王庭在媯水北，而大夏都城却在媯水南的藍市城。兩國既然在方位及都城有不同，又說二者兩國相隣，那末大夏雖然臣屬大月氏而並非滅亡。不然史記又何必在張騫第二次使西域，至烏孫後說“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

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罽靬及諸旁國。”而使大月氏大夏分列呢？所以我相信大夏不是大月氏。

不過在漢書上却說“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這個“監氏”城無疑的是“監市”城的同音異譯。那末監市既然是大夏的都城，漢書說他是大月氏的都城，這不是大夏就是大月氏麼？持此論者，想來沒有看到時間的不同。張騫兩次通西域時代是在紀元前一三九年至一一五年二十餘年的事，漢書所記的西域的事多出於漢宣元二帝調查的結果。(一六)其時在紀元前七十三至三十三之間，可以說晚於張騫時最少有四五十年。假設若有人以為在此五十年中，是大月氏真正南侵大夏亦未必不合理。漢書記載中曾用兩個“本”字，這個字是“原來”和“曾是”的意思，而史記却没有。這便是在史記時是如此，而漢書時已不如此了。我們看他的全文：

“大月氏本（史記無此字，見上文）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

“大夏本（史記無此字）無大君長，城邑住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

這兩個“本”字便是說“大月氏原來是行國，……”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那樣了，“也曾經建都於媯水北……”可是現在也不那樣了。現在是：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即監市城），去長安萬一千百里，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這樣解釋，漢書共記有兩個都城，便不矛盾了。而大夏呢，也是“原來並無大君長，……所以以後便臣屬於大月氏”。可是現在呢，却是

“有五翁侯：一曰休密翁侯，治和墨城……；二曰雙靡翁侯，治雙靡城……；三曰貴霜翁侯，治護漚城；四曰於頰翁，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翁侯，治高

(一六) 漢書西域傳和史記大宛傳兩者比較的研究，可參看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中國與敘利亞之古代絲路) p. 32-37.

附城。……凡五翁侯皆屬大月氏。”

在這五十年的變化是：第一，大月氏南侵入藍市城；第二，大夏的城邑的小長台併爲大翁侯 (Yabghu) 同時大夏仍係半獨立國而臣屬於大月氏，大月氏並未把他滅亡了。

怎麼說大月氏南侵入藍市城呢？一由於藍市藍氏古音相同，想爲同地音譯之異字。二由以道里計之亦相合。史記說“大夏在宛西南二千餘里”；“大宛在何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如果道不出大宛，恐只如漢書大月氏藍氏城所謂“萬一千六百里”左右了。但是反而按之史記大月氏則在大宛西二三千，是必經大宛，至少亦應有萬二千里以上。那末不是在漢書所做大月氏已經南下，而入都大夏的藍市城麼？可是雖然他入都藍市城，並沒有滅亡了大夏國，這時候大夏國共有五翁侯割據獨立，（同時也一面臣屬他）。荀悅前漢紀上說：

“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翁侯。一曰休密翁侯，二曰雙靡翁侯，三曰貴（十籍）翁侯，四曰肸頓翁侯，五曰高附翁侯。”

這不是明明指示出五翁侯仍稱大夏麼？此其二。再由人口而論，史記說“大夏民多，可百餘萬。”而漢書“大月氏……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漢書大夏是置於大月氏條下，我們能說：大月氏的數十萬人口加上大夏百餘萬的人口，經過了五十年就消滅了八九十萬，只餘下四十萬了麼？而況五翁侯的地方又相當廣大，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休密便是 Comari，高附是 Cabura，其他雙靡，護，薄也漸知道他的方位，均是佔藍市 (Khoara?) 的東南一帶。漢書說他們對於都護的距離：

“休密……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雙靡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貴籍……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肸頓……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高附……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

翁侯之間相隔可三千餘里，其地之廣大可知。難道說他們除去月氏人口數十萬

外，他們就只有數萬人或十數萬人麼？所以我以為這五翁侯仍稱大夏，易言之即吐火羅；他們不過只臣屬於大月氏非是同國。所以漢書所記的人口只限於大月氏，並沒有把他們列入。前漢記把他們別列於大夏內，是有來源的。桑原氏（張騫西征考）明白五翁侯和大夏存在的意義，可是他以為如果大夏存在，月氏便不應都焉水南的藍市城。他以為大月氏佔領焉南藍市城，大夏便已滅亡而不存在了。所以他在史記的藍市城和漢書的藍氏城兩名詞上很費了一番苦心。說他不是一個地方，並且以為後者在焉水北方。他這樣主張終久沒斷定，只取消極的疑問的口氣和徘徊歧路的態度。（一七）白鳥氏亦以為月氏在此時期積極南

- （一七）桑原氏以為漢書“治藍氏城一句，即班固……添記於大月氏之下者。蓋其記事體裁，每國之下，必舉其都城。而大月氏為行國，故史記不傳其都城班氏遂取大月氏國大夏之都城，記為大月氏之都城了。我以為漢之治藍氏城一句，為班氏編纂之際妄增，殊非實事的記載。此種想像，雖失之膽大，但若中國人通弊，重文字而輕事實，當不得一恣排斥這種想法。”他又說：“反之，若信班固治藍氏城之句為不誤，則其自然之結果，不得不否認藍氏城即藍市城之說。……因此不得不認其國都之藍氏城在於焉水之北了。若然，那末焉水北之藍氏城與史記所記在焉水南之藍市城，便到底不能視而為一了（注八四）。”這是一個何等純理論的想法，誠然是他說的，膽大的想像。然而他更有一個具體說法，他以為“Samarkand 亦可單呼為 Kand（這是對的）。如是，則藍氏城即定為 Samarkand，當更確實有理了（原來他以“氏”讀如 ti，可以對 kand 之 -d，kent 之 -t）。……則藍氏之名，或亦漢人自由省略之稱謂。……且與都焉水北為王庭之句亦一致了。”（見同注）但是藍氏的古音必不是 kand，乃是 k-m 一詞，和 kan-d 決不相合，那末他更不能解釋“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記載之矛盾。”可是原來漢書西域傳又何嘗矛盾，只桑原氏自己矛盾罷了，看以下他的註文。他說“今日之東方學者以漢書之藍氏城，視作史記之藍市城，而置焉水之南。其自然之結果，大月氏由焉水之北，移其根據地於南，而其年代則置張騫之遠征與西漢末之間。……予如上所述反對此等東方學者之見解，承認漢書之大月氏，依然焉水之北為根據地，故不承認大月氏之南下為紀元前七十年（即史記之間）時之事。大月氏繼以其根據地徙於焉水之南，其發生亦須在西漢末至東漢之初世，而五翁侯，深信其在此以前，已存在於大夏地方的。”那末假設如氏說大月氏南徙焉水是可以不傷害五翁侯的，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可提早一點，而建都於藍市城？同時西漢以後，月氏南下，他又建都於什麼地方呢？他還在北方如氏所定的 Samarkand？但是此時此城已為唐居所佔。又何以自解？後漢書明說他是藍氏城，氏意以為“藍氏城”即藍市城麼？那末前漢的藍氏（氏以為 kand）城為其國都，為什麼不是後漢藍氏城呢？

下爲不可能。(一八) 殊不知大月氏和大夏僅一水之隔，南下而取其京都，至爲易事，有何不可。惟欲消滅一個地廣民衆的大國，却要遭逢意外的困難。大夏旣可以遷都，更可南徙以自強。所以由五翁侯之建立爲契機，終至貴霜統一大夏，進而消滅了侵擾他的大月氏。如此事例，歷史中極爲常見。那末大月氏南侵入藍市城即藍氏城，不肯理論，漢書實非誤記。而大夏不因失其京城即亡其國，亦爲自然之事理。此漢書大月氏人口不計大夏，前漢紀所以把五翁侯錄於大夏條下了。昔者，馬加特 (Marquart) 曾認史漢之間，大月氏南下頗有重大意義。且認其時在安息王普拉阿特斯 (Phraates IV.) 四世，或即紀元前二十七年左右。(一九) 他如包業，(Boyer)，斯密斯 (V. Smith) 之說亦應尊重。(二〇) 前述二氏均以爲非，由今觀之，馬氏之說仍有其不移之價值。不過應少加修正方妥。西儒每以五翁侯係大月氏所立，可是漢書大月氏條下明說“有五翁侯，……凡五侯，皆屬大月氏。”可見五翁侯非大月氏所立。不然“凡五翁侯，皆屬大月氏”之句，載於大月氏條下，豈非贅疣呢？（桑原氏已論及此，誠爲明見。）所以我們對於西儒所論，得加修正。如此現在我們可以說在紀元以前，大月氏並沒有消滅了大夏，只是大夏臣屬於他。所謂五翁侯者，也是大夏割據中自身所立。更許有使臣在月氏之都城藍市城，或藍氏城司理歲貢，外交，軍事等等罷了。可是到了紀元後的後漢，情形却有些變化，這個變化尤使人疑大月氏和吐火羅爲一。

四 吐火羅與貴霜

後漢的時候，五翁侯中的貴霜 (Kuşana) 平定了其他四翁侯，統一大夏，時人皆稱大夏爲貴霜。可是後漢書大月氏傳的記載，非常簡略，傳說：

(一八) 見西域之研究月氏章。

(一九) Marquart: *Erānšahr* p. 205.

(二〇) Boyer: *L'époque de Kaniska* (迦膩色迦朝) J. A. 1190 前編, p. 548. V. Smith: *The Kushan Period of Indian History* (印度史上之貴霜朝) J. R. A. S. 1903 p. 28

“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解頤，都密凡五部翁侯。後百餘歲，貴霜翁侯丘就卻攻滅四翁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應無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屬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閼音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暨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都城藍氏，當然即漢書之藍氏，亦即史記之藍市。(一) 可是人口和戶數仍本漢書，這純是抄襲所致。按今日西儒的研究知道丘就卻即 Kujula Kadphises 貴霜王的音譯。“卻”爲“劫”之誤字。閼音珍即 Wima Kadphises (Kadphises 二世) 之音譯。“珍”爲“彌”之誤字。(二) 丘就劫在位爲紀元後三十(四十?) 年至七十七年，閼音彌即在位爲七十八年至一百二十年。後漢書說五翁侯立於丘就劫百年前，那末最晚應在紀元前七十年左右。可是我們由前文已經知道前漢時五翁侯的建立，仍是大夏本國的事。那末此言“分其國……”云云，恐怕是因爲距五翁侯建立時期已遠，不能詳細明白所致。再者東漢之交通西域，實始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各遣子入侍爲始，而是年即貴霜帝國建立(西紀四十五年)之初。貴霜既然統一大夏，消滅四翁侯，因之五翁侯的來源，自然也要使人難以追究其原始的。此其二。後漢書末句明言，“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可見此書的大月氏即是貴霜。所謂“大月氏……分其國……”，難道不是由貴霜自分的麼？同時我們也可推想出，在此時期大月氏實已不再存在。一，如書言大月氏即貴霜，故“大月氏”僅成東漢稱貴霜之華名。二，貴霜既建立“貴霜王”帝國，侵安息，取高附，滅濮達，屬

(一) 關於藍氏城，藍氏城，藍市城的解釋是很紛亂的，藍氏城的所在地，依莫原的說法，在錫北之 Samarkand，註文中已指出其誤。羅田豐八亦以藍氏在錫北。勒維 (S. Lévi) 以爲即 Prskara vāḥa，義爲藍荷之城 (la ville au lotus bleu) J. A. 1897. 斯派支 (Specht) 以爲即 Balkh 之古名，亦即著名之烏弋山墜 Alexandria。諸說均不免附會。今之學者多不取此。藍市，藍氏，藍氏恐爲同音之誤譯。

(二) 見伯希和 (P. Pelliot)；中亞問題九考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e l'Asie centrale, T. P. 1928—9.

資，悉有其國，那末守犛南藍氏城的大月氏，當然也在被消滅之例。或者大月氏竟是被大夏人民及五翕侯所同化，貴霜帝國一起即建都藍氏。那末大月氏自然無形滅亡。所以後漢書貴霜國沒有另外都城，只說都藍氏，不就是這個理由麼？他既建都藍氏，統一大月氏昔日臣屬四翕侯，當然便不必再提大月氏了。所以後漢書也沒有這樣的記錄。由是言之，我們知道後漢之初，昔日臣屬大月氏的五翕侯之一的貴霜侯強盛起來；他消滅了他的統治者大月氏，恢復了舊日大夏的都城，並且佔領了其他四翕侯及僕達屬資，更侵擾安息，而建設了一個貴霜帝國。可是中國人因為他在未強盛之際，曾臣屬於大月氏，所以仍名之曰大月氏；實際大月氏早已不存在了。中國這樣的稱貴霜的代名大月氏，在三國志魏志明帝本紀中仍然因襲他。本紀太和三年（西紀二二九年）載有大月氏王波調入貢。此波調即貴霜王朝第末位 Vāsudeva（希臘字貨幣為 Bazodeo 在位時期為二〇五年至二二九年）之音譯。這已是貴霜代名“大月氏”的尾聲了。

因為貴霜用了代名“大月氏”，所以一般東方學家或漢學家，總疑心貴霜確是大月氏，或者最少是大月氏種。可是他們的理由，決非一端。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即由人種方面觀察。有說貴霜王的貨幣的鑄印的王面，應是屬於土耳其（或突厥）種。而大月氏他們也疑心是土耳其種，所以貴霜王，最少是王族應是大月氏種。如此則後漢書說“分其國”云云也就有了根據了（二三）。第二他們更疑

- （二三）關於月氏人之種族及語言，學者意見繁雜，不克詳述。昔者高譜（Sten Konow）撰文（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照星羅氏曾加轉述。條理分明，簡潔核要。今為修改節述，當有補於讀者。凡持月氏應為突厥種者，不外一根據貴霜諸王貨幣之王像而言。如肖納底氏以為迦賦色迦 Kanishka之錢像，“其額高尖，其額骨凸出，其鼻長大而厚，其髮粗。是皆突厥民族之標誌。衣服寬鬆，足靴甚大，亦為突厥斯坦境內普通之衣服。是以貴霜部人屬於突厥族，當不致誤。”其二則根據傳說而論。乾陀羅 Gandhara之突厥王曾認迦賦色迦王為其祖考，亦為貴霜即突厥之證。其三則由語言方面加以說明。如丘就耜（Kujala Kadphises）之稱號 Yavaga，即翕侯，冥德（F. Hirth）以 Yavaga 為突厥文之 Yabghu（葉復）。丘就耜之名之 Kujala，薛爾支以為即突厥文之 Gujla，義為強盛。高譜以突厥文之 Guzul 意為美。如是等文，均為主突厥種之佐證。惟高譜著此文之際，則以為上述三證，均不成立。氏以貨幣之像，本選羅藉，傳說終是傳說，語言之可證為突厥語者，又安知非最初伊蘭語而為突厥所借者。且按之歷史，突厥之侵入貴霜較晚，而伊蘭曾據新羅在先，故語言恐為借自伊蘭。再加他種證明，高氏乃主伊蘭說。張氏文見西貢五卷八九合期 p.20—21。

心月氏一名即貴霜 (Kuṣāna) 之譯音。 貴霜 一名可有數種寫法如：

1. Kuṣāna, 2. Kḥuṣāna 3. Guṣāna
4. Korsano 5. Kurṣāna

語根大體爲 Kuṣa, Kuṣi, Kuṣāna 或爲其形容詞的複數。 月氏 古音 ngiwet-tsi, 或 ngiwet-tsi, 與 Kuṣi 相近, 或者更是與 Kurṣi 相近(?)。 所以他們便指定中國月氏乃貴霜的譯名。 月氏既是貴霜 Kuṣāna 的譯名, 那末月氏當然是貴霜了。 如果貴霜月氏爲一, 那末大夏也便是大月氏。 如此則以前的論斷, 不是又成疑問麼? 可是上兩項證據却是非常薄弱的。 如第一以人種言, 只就貨幣王面, 那是何能斷定他是土耳其種呢? 卽貴霜王爲土耳其種而大月氏一定是土耳其種麼? 這一個證據, 真是太無力了。 其次, “月氏”一名原在中國前漢初年即有的名稱, 當時貴霜並未興起, 何以中國便能有此譯音呢? 如果說前漢末貴霜卽當時大夏北的大月氏同音, 那末漢書又何必說他是五翁侯之一, 皆爲大月氏? 並且若按後漢書所說的, 中國稱他大月氏, 是因他原受大月氏領轄, 所以如此稱法。 如果當時在發音“貴霜”和“月氏”全同, 書上爲什麼不說“月氏又稱貴霜”, 而只說這是由中國稱謂所據不同呢? 所以這兩項證據均不能成立。 況且現在由考古及古語文方面的研究, 知道貴霜實操伊蘭語 (Iranisch), 貴霜貨幣仍用希臘字, 這可說是大夏的文化, 加上了撲挑王國的遺產造成的。 誠然不知他又和人們的假定土耳其種, 土耳其語爲大月氏種族及語言者, 發生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不能斷定他和貴霜是同種, 同名。 易言之, 卽貴霜不是月氏; 更言之, 貴霜是大夏的一部。 貴霜不是月氏, 大夏當然也不是大月氏。

五 吐火羅與 Ttagara

大夏或吐火羅雖然不是大月氏, 已如上文所論但還有幾個希臘及塞語言名詞問題, 頗似能使此說動搖。 所以直到現在仍有一些學者, 在那裏著文比附。

這尤不可不加以討論的。原來在西紀一五〇年左右（後漢桓帝和平年），希臘有一地理學家陶雷米（Claudius Ptolemäus），既通天文曆算復深知地理。其地理書（Geographia）即於是年告成。陶雷米自稱他的東方地理很修改了馬利奴斯（Marinus）氏地理的記載（見地理書第一卷）。但馬利奴斯之記載東方行程，則取之馬斯頓商人梅斯（Maes Titianus）。而梅斯之父固曾為商，梅斯亦曾遣經理至中國（Seris）。其個人雖未至華，然其聽諸商人口述及記載者，非均無研究價值。因是今日之研究中亞古代史及東方史者，都視此為重要史料。梅氏為紀元後二世紀初人。去陶雷米著書極近。據陶氏轉載之文，有 θαγαίτοι 人，θαγούρονθος 山及山北之 θογάρα 城之句。今試述三名所見之地。原文說：“絲國四周有安尼巴（Anniba）繞之。奧格薩奇山之脈（Auxacian mts.）之東段，阿斯米拉山（Asmiraeon），加先（Kasian）山，塔古魯山（Thagurus），赫毛達（Hemodas）山，賽里庫山（Sericus），鄂陶羅科魯山（Ottorocorrhus）山，全在國的邊境上。境內有二大川，幾貫流全境。第一河名俄科達（Oechordas），源為西支；一發源於阿斯米拉山，一發源於奧格薩奇山。第二河名包泰（Bautes），也分二源：一出於加先山，一出於鄂陶羅科魯山。”

此中之山名及河名，西儒多有考證，有關本文的，可略舉之。此中之奧格薩奇山（Auxacian mts.）即指葱嶺，赫毛達山（Hemodos）或即喜馬拉雅山，俄科達河（Oechordas）即古代塔里木河之南支，包泰（Bautes）水即西藏境中藏布江。這是考證比較確實，能使人相信的。其中之塔古魯山（Thagurus）西儒亦考訂為甘肅西境直入新疆，所謂月氏西徙後，餘下的小月氏所保之南山。這是陶氏地理書絲國的山水名。其次書中更敘及其東部，大意說：

安尼巴山之東有格來尼國（Garenaei）和那班尼國（Nabannae）。阿斯米拉山之北有阿斯米拉國。山南直至加先山，有伊塞敦國（Issedones），伊塞敦是一個大國。其東有特羅尼國（Throani）。過此，俟塔古里山（Ethagari）之東，有俟塔古里國。伊塞敦國南，有阿斯帕克利國（Aspacarae）。再南為

拔泰國 (Batae) 國。更南近赫毛達山及賽里庫山有鄂陶羅科雷國 (Ottoro-corrahae)，這是最南邊了。絲國有達姆尼 (Damna) 城，皮阿底 (Piada) 城，阿斯米拉 (Asmira) 城，塔爾罕 (Tharrhana) 城，伊塞敦塞里克 (Issedon-Serica) 城，阿斯帕克利 (Aspacora) 城，得羅撒赤 (Drosache) 城，帕利延 (Paliana) 城，阿布拉干 (Abragana) 城，陀加羅 (Thogara) 城，達格撒特 (Daxata) 城，俄羅撒 (Orosana) 城，鄂陶羅科雷 (Ottoro-corraha) 城，索蘭 (Solana) 城；塞拉市 (Sera Metropolis) 城等等。

這一些國家及名城，西儒的考訂出很多，此較能取信的僅如：格來尼國 (Garnaeci) 是匈奴呼延部，伊塞敦國 (Issedon) 是鄯善國，特羅尼國 (Throani) 是敦煌郡，拔泰國 (Batae) 是西域，所謂發光部。城市中，達姆尼 (Damna) 是焉耆員渠 (??) 城，皮阿底 (Piada) 是交河城，塔爾罕 (Tharrhana) 是敦煌城，伊塞敦塞里克 (Issedon-Serica) 中國伊塞敦 是鄯善伊循城，得羅撒赤 (Drosache) 城是酒泉，陀加羅 (Thogara) 以為張掖 (??)，達格撒特 (Daxata) 是玉門關，塞拉市 (Sera Metropolis) 是武威。西方學者諸種考訂(二四)之是否，姑且不問，

(二四) 考訂此種地名約以赫爾曼 (A. Herrmann) 為最著。氏任柏林大學史地教授。其有關於類之論著，如：

- 1 氏與斯文赫定 (S. Hedin) 共著之南方西藏 (S. Tibet) 第八之鈴塔嶺 (The Ts'ungling Mountains) 一文，1922。
- 2 中國與敘利亞間之古代絲路考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I. 1911。
- 3 中國至羅馬帝國之絲路考 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chen Reich) Mitt. Geogr. Ges. Wiss. 1915. pp. 472。
- 4 樓閣考 (Lou-lan) 1931。
- 5 其他關於 Kattigara, Thina, Sakai, Seres, Sina, Tamaros, Taprobana, Thaguroi, Thogara, Throana 等等論文，發表於 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 第二版。

他人如夏德 (F. Hirth) 氏中國與東羅馬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賴本 (Ch. Joppen) 之印度歷史地圖 (Historical Atlas of India) 1923。 斯坦因 (A. Stein) 之中亞 Serindia 1921。 費連 (P. Vidal de la Blache) 之陶雷米古地理書中之商業見聞 (Les voies de commerce dans la géographie de Ptolémée) C. R. Acad. Inscr., 1896。 格魯特 (J. J. M. de Groot) 紀元前之西域 (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1926。 著等均應參考。

但近代西方之漢學家，西域研究家，已較數十年前突飛猛進，則決不容疑。 并且認爲荒謬無稽之古地理書，居然能引起多數學者聚精會神，用去數十年研究，漸漸使他整理出來有了眉目，則實爲吾輩所不及。 同類吾國，除張亮鹿教授轉錄玉勒(H. Yule) 馬哥波羅遊記註中所引此古地理書爲國語外，更有何人加以整理呢？ 今舉西人考證之可信者，列出如上，國人嗜此之學人君子，亦能欣然而知所發奮歟？ 上引陶氏地理志一節及略文，有 Thagurus(塔古魯山)和 Thogara (陀加羅城)。 Thagura, Thogara, 西儒皆認爲這是西方吐火羅(Tokhara)的同名而東方的譯法。 猶之乎高僧記西方本地香都貨羅，觀貨邏，觀火羅(tuoxuála)東方中國却把他譯爲吐呼羅，吐火羅，吐豁羅(t'noxuála)。 t 與 th 的關係大概便是如此(見前)。 假設 Thagura 或 Thogara 卽西方吐火羅的同名，那末爲什麼加之於中國甘肅西部呢？ 於是西方學者便以爲這是中國大月氏和西方大月氏同名一樣的關係。 易言之，卽吐火羅便是大月氏，中國甘肅西部的大月氏西徙於撲桃王國(R. Bactrianum)爲吐火羅 Tokhara，餘種保甘肅西部南山，所以南山稱 Thagurus，有月氏餘種故亦有 Thogari人，更有 Thogara城。 張掖南爲月氏種故地，所以張掖應是月氏的城。 由此說來月氏卽吐火羅極爲可能。 但是只據此很可指摘的希臘古地理書，殊不易使此理論確定；可是等到近來燉煌所出的于闐語沙州地誌殘卷經人整理以後，這個理論使立刻達到確定的時期了。

斯坦因氏在中國甘肅燉煌文物搜考以後，他帶回去了許多重要的古代文獻，此爲近數十年我國學人所知。 此中有用于圖塞語書寫的關於沙州(Šacū)記事的文件。 後經陶廬斯(F. W. Thomas)和高諾(Sten Konow)二氏公布於燉煌所出中世兩文件中。(二五) 此中記載出許多地名及民族名。 內中有和吐火羅的東方名稱類似的 Ttagara 一字。 而同時此文獻中看他附近有鐵勒拔與固

(Ttrrukibayarkata)(二六)和突利失(tūlīsi)(二七)以及黑山哈將軍 (Karattaha pata) 夷木主 (impjuva) 等名稱。(二八) 這些名稱是西方學者已經知道的。不久, 白雷氏 (H. W. Bailey) 又發見斯坦因所獲于隨塞語文件中有關於甘州 (Kammieū) 和沙州一使者的報告。使者自稱“愚僕”(Nāsa bisa)。在此報告中敘述甘州陷於回鹘之危急, 食糧及家畜均感缺乏。現在不妨把他有關地理名稱者數行錄出:

- “cu jsām kammieū bādūmna tta vaña drrai pacađa štāre (以上第七十五行)
 “cū ttuđiša u ttürkibayarkāva u hättibara u ĩci impjuva tta yipikimittabi:
 u beđi (以上第七十六行)
 “daruki nasta štāre ei buri hvaihu:ra tta biđi karastahi:nasta u karastaha
 (以上第七十七行)
 “cu dūmva u cahī:spata u sūlya tta jsām kītha khu tta viña drrai pacađa
 biđi ham (以上第七十八行)
 “tsa ni samimpe kammieū hā hervī:hađi ni ttramđi hame śālai āphāje u
 śālai jsām va (以上第七十九行)
 “khāysi niđi” (第八十行)。

此六行之大意約爲:

- (二六) Ttrruki bayar kata 一名, 白雷以爲是突厥 (Turk) 和拔曳固 (Bayarqa) 見 p. 918。惟余以爲這是屬於回鹘的拔曳古, (隋書回鹘傳, 唐書拔曳固, 拔野古, 控野國 (回紇傳) 卽其同名。惟唐時已屬回紇。但彼在唐時每與突厥戰, 恐未必爲突厥之拔曳固, 勿寧釋爲回鹘拔曳固較妥。Ttrruk(-i) 但可韻若 Tt (ā) rruk; Tt (ā) (rr) 卽“鞞”之譯音, (r)ruk 卽勒之譯音。別有考。
- (二七) H. W. Bailey (白雷) 以爲卽中國回鹘, 大誤。余以爲應是突利失。別有考證。突利失在突厥文碑中是 “Tolis,” 可以同 talis (i) 相比, 而回鹘則不可。突利失及達頭 (Tardus) 乃回鹘以突厥政區分割的名詞。此用爲人民之名, 亦民族常見之例。
- (二八) Karattaha pata, -ttaha 當爲突厥語之 tagh, 此言山 (白氏說)。Karattaha pata, 此言黑山將軍部, 或黑山首領部? 余未敢定。impjuva 一名, 譯名遺忘, 產出再補。今暫定爲夷木珠; 或卽 “haju(?)” 乃“質珠”乎? 但暫不列入, 異日再詳。
- (二九) bādūm 應與突厥文 bodum, 之向字, -u- 可韻若 -o-, 爲 *bodun,。其意爲“人民”, 白氏從 Minorsky 之說, 作 bwdwn。實卽 budun。

關於在甘州之人民(*bādūpna*)(二九) 約可分為三區(75行)。突利失(*tūḍīsa*)(三〇) 和鐵勒拔曳古(*türkibayarkāva*)(三一) 和阿羅波羅(三二), (*hāiti bara*)和 *īei* (和) 夷木主 (*imjūva*) 人, 他們現在住在 *yipikimittahi*: (三三) 及 *baḥid aruki* (76行餘)。所有的回紇(*hvaihu:ra*)(三四)人, 他們均住在 *karastahi* (黑山?) 和 *karastahas*(三五) (77行)。*dūmva* (仲雲??) (三六) 和

- (三〇) *ttaḥīsa* 卽前文 *tulis* (i) 之同字。-d- 讀如 -l-, 亦卽突利失。
- (三一) *türkibayarkāva* 亦前文 *türükibayarkāva* 之同字。 *türk* (i) 一仍可讀如 **turk(u)* k (i), -*bayarkāva* 可讀如 **bayarkā*卽鐵勒拔曳古。
- (三二) *hātibara*, 相當於鐵勒傳之阿羅, 那末 *bara*, 自然可譯其音爲波羅, 所以我暫都之爲阿羅波羅。是否, 將或可加以正式研考。
- (三三) *yipikimittahi*: *tahi*: 亦爲突厥文之 *tagh*, 此言山。是字當 *yipikimīnī*。
- (三四) *hvaihu:ra* 卽中國回紇之譯音。其原字或應讀如 **hvaighur* 卽突厥文之 *uighur*, 中國譯音回紇, 韋紇, 回鶻, 畏兀兒等。
- (三五) *karastahi* 及 *karastaha* 均應譯爲“黑山”。*stahi*, *staha* 係 *tagh*, 山, *kara* 爲音黑(?) 但一言小黑山, 一言黑山? 則吾殊不敢斷定。
- (三六) *dūmva*, 自氏以爲可讀若 *dām-va*, 並疑爲沙州所發見之藏文文件中數見 *dvan*, 惟不知何地名, 或何名族名。余以爲應讀爲 *Tūmva*, 或爲高居誨處于關路中之小月氏種之仲雲族。在甘州附近高居誨言有小月支故地。此時代與于闐語文件發見之時期相近。二者均在九世紀。高居誨(九三八年至九四二年)至甘州, 他說“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 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沙州西曰仲雲族, 其牙領暑胡虫賊。云仲雲者, 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 瓜沙人皆懼之。”居誨紀載於此塞語甘州報集約百年, (約八〇〇年), 百年前或南山之小月支故地, 亦有仲雲族? 今實不能定之。更有 *Tūmva* 是否如自氏說可以早讀如 *Tūm*。 *Tūmva*, 之 *Tūm* 讀若 “*tung*”, 恰可譯“仲”(古音 *d'ung*)⁷-*va* 可以轉“雲”(古音 *juen*) 今日西北方音中, 讀“雲”如 *uā*, 如 *uū*, 如 *ü* (參看 B.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第四册); 五代西北音, “云”可讀如 *hu, hun* 等, 那末我仍以“雲”(*uā*) 對 *-va* 非不可能。故今暫定 *Tūmva* 爲“仲雲”, 以待他日之修正。更願同好, 勿視此爲定論。

cahi:spata (朱邪將軍?)^(三七)及修利(Sūlya)^(三八)人，他們現住於城內。

因此，他們這三區人在一起互相衝突起來(78行餘)，又不派人進入甘州城來。

如此一方便圍城而攻，一方却陷入絕糧之境。(79行至80行)^(三九)。

從這段于闐塞語所記甘州被圍報告中，我們又發見有突利失，鐵勒拔與古和夷木主等名詞。甘州沙州(燉煌)在甘肅西部本相鄰接，所以兩者相同是自然的事。那末在燉煌所出之兩文件中，Ttaugara介於夷木主突利失及鐵勒拔與古和之間者，當然也不應出沙州與甘州之間。若然，則Ttaugara一字，勿寧即是陶雷米地理書中所記載東方Thogara人之同名呢？假設二者為一，顯然在紀元左右，中國甘肅西部便有所謂Thogara人，Thoguru山Thogara城。於是陶氏所記之Thogara為可信。可是此Thogara即是西方Tokhara(吐火羅)之同字。易言之即于闐塞語沙州文件中所見之Ttaugara，即陶雷米地理書之Thogara，亦即西方的Tokhara。因之西方的吐火羅既見於古代紀元左右之中國甘肅西部，復見於紀元後九世紀(沙州文件大約在此世紀之初)中國甘肅之西部。沙州文件未見之前，吾人不必信Thogara在甘肅西方，今陶氏所記由此得其根據；那末東西兩吐火羅，在地理和文獻上不就是古代的大月氏麼？於是便有學者來創“大月氏”乃Tokhara(吐火羅)譯音之說。此以英國伊蘭學研究家白雷(H. W. Bailey)氏倡之最力。^(四〇)

氏以中國古代所稱之大月氏及大月支均吐火羅音譯。何以言之？大月氏

(三七) Cahi: Spata，此字連前之 u (訓意為與，和) 合讀可為 ucahi: spata，或為突厥文之 uʔagh (? uʔeq ?)，此尚難定。若 u 單讀 (訓與)，則 cahi: spata 可音譯沙陀 (cigil) 自稱之朱耶(?)。此決不敢疑，惟書此以備參考。居延記曰：“至甘州……有別族駝鹿角山沙陀，云朱邪之氏之遺族也。”似可比附，惟危險殊大。

(三八) Sūlya 直譯為修利或較早之袁利，其真名粟特，拜古為粟弋 (Soghd, Soqdiq)，修利及袁利均梵名。此稱Sūlya乃因塞語用梵名之故。唐時康居粟特人內徙故鄯善地，去甘州已近，此種族之居甘州者(參看伯希和氏論文，亞細亞學報 J. A. 1916, p. 1)? 以上略探白氏說。余更疑此為甘州之胡商，不必必與康居之內徙有關。何者？唐代稱胡商，胡等文即指粟特人而言。證據繁多，此處不詳。

(三九) 白氏有原文及英譯見吐火羅考 (Ttaugara) 883 及 884 頁。惟余頗加修改。各名詞之註釋，見 888, 884 頁及 918 頁。

(四〇) 吐火羅考 889。p. 884

古音爲 d'ai-ngiwət-tsiq, 大月支古音亦同。 “大月”二字更古之音爲 d'äd (或 -t) -ngiwät, 此當爲 Toghār (或 *To(d)ghar) 卽吐火羅之譯音。 “氏”與“支”實爲中國人所加。 “氏”猶言氏族, “支”猶言支派, 並非原來本有之音, 或是譯音。 如塞王卽 (古音 Sak-jiwäng) 卽 Śaka-murunda, “塞”轉 śaka 之音, “王”譯 murunda 之意。 他如骨咄施 (古音 kuət-tuət-siq) 又稱骨咄 (kuət-tuət), 卽 khottal 之譯文 (見沙陞西突厥史料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p. 276), “施”字並非音譯。 所以大月氏或大月支之“氏, 支”亦可以是意譯, 原名應是“大月”。 不過史記有稱“月氏”的地方是什麼原故呢? 白雷以爲這是略稱。 如“比丘尼 (古音 b'ji-k'jəunji)” 是梵文雅言 bhikṣuni 之轉音, 而可省稱爲“尼 (nji)”; 阿梨耶 (古音 â-lji-ia) 是梵文 ārya 之轉音, 而略稱“梨耶” (lji-ia)”; 僧伽藍 (Sang-g'ja-lâm) 是梵文 Saṅghārāma 之轉音而簡稱“伽藍” (g'ja-lam)。 那末大月氏自然亦可稱月氏, 實際“大”亦是音譯的。 其次“月氏”中國更分大小, 如大月氏, 小月氏, 大月支, 小月支。 白雷以爲中國人以音轉之“大”誤訓爲大小之大, 於是生出大小兩月氏來。 大字可以用爲轉音的。 大食 (t'ai-dz'jək) 是由中古波斯 tašigh (亞利伯) 的音轉, 大宛亦可簡稱爲“宛”的。 於是白雷就斷定大月氏的“大月”卽 Toghara 之譯音, 亦卽在吐火羅的譯音之前, 紀元前後所用的譯音名稱。 至於大月氏或大月支, 不過是說“吐火羅族”或“吐火羅部”罷了。 如果確如氏說, 那末斯特拉鉢 (Strabo) 所言滅亡撲挑王國 (Bactrianum) 的四種斯克秦 (Skythe) 人中的 Tokhara, (吐火羅) 當然就是中國所稱西徙的大月氏了。 因此大月氏所擊大夏而臣之的大夏, 亦必須爲撲挑王國不可。 舊日學者本有此論, 由是更可重證舊說。 但白雷氏之說果可信麼? 我以他論據的根基, 實在有些薄弱。

第一, 大月氏或大月支中國人可稱爲月氏或月支, 從來沒有稱爲“大月”或“月”者。 “塞王”之王爲譯意, 中國有稱“塞”的, 及“塞”種的。 所以二者不可並論。 至於骨咄施與骨咄譯 Khottal, “施”音並無着落, 我們只能說我們的史

語名稱尙未尋到，不能說他是譯意或任意增加的。因若如此，則“施”字將作何解？我們能說他是那個意思呢？再退步來說，即“施”或是譯意，但吾人終見有“骨咄”一名單用，塞王亦有“塞”名單用。可是“大月”一名在那裏呢？這當然是幻想而已。第二，大月氏後稱大月支，“氏”下音支，是古人以“氏”應讀如“支”，其訓自非氏族之意。且氏更有作氏者，氏亦能訓爲氏族之意麼？用“氏”用“支”作音譯之用，漢書每見，爲什麼不可是譯音呢？且氏支同音，古人先後並用，明爲轉一音之異文，白雷不明，竟有此誤，殊爲可惜。其三，大月氏本對小月氏而言，或其自號爲“大”某某自未可知。然與比丘尼之稱尼，阿梨耶之梨耶，僧伽藍之伽藍亦不可共比。何者，“比丘”，“阿”與“僧”在中國原無意義可尋，故省略以便記憶，而“大”原有意義，記憶不難，何必省略？省之，則原字當無“大”字。反之，中國稱西方之大夏永不作“夏”，大食永不作“食”以大夏大食俱爲轉音之故。且“大”字有大小之大意，省之則恐人誤解爲大小的大。今大月氏之大可省，則大字自爲訓大小之大，明甚。其四，吾人若就轉音之規則看來，Tokhara 或 Toghar 亦不能譯爲“大月”。今不論“大”字之是否相合，即僅就“月”字而言，即知其誤。中國紀元前後轉異域之音，原有一通則。卽外語之語尾 -r，中國必以帶 -n 音之字相對，以此時中國無帶語尾 -r 之音，故以帶 -n 者，譯之。此是公律，例證極多，文非論此，恕不徵引。那末我們試看 Tokhara 或 Toghar 之語尾，中國若加以全譯，何以不用一帶 -n 之字來轉音，乃用以入聲收 -t 的“月”(ngiwat)字呢？這不己同公律不合麼？再者，或有人以收 -t 的字可以轉 -r，但是這乃西紀後六七世紀之事。該時中國入聲 -t，已變爲 -d（或ㄊ），所以可以對 -r。可是白雷所討論乃在紀元左右，兩漢之際，入聲之 -t，仍爲 -t，殊不能轉 -r。（四一）所以只就譯音規則而論，白

（四一）此涉中國古代音韻學問題，韻涉題外，不復多論。惟此定律及音學決不可移。高本漢（B. Karlgren）以中國上古（漢亦在內）有收尾 -r 之音，（Word families in Chinese,）頗誤。惟此誤，學人只能因循譯或保守而期期知其不可，然不知其所以不可。故其文至今已十數年，未見有一言之成理之論者，加以反駁者。嗚呼君子，能知所與起乎？

氏之說亦使人可疑。這四種困難中，有二已是使白氏所論失立足之點。·所以白氏所倡“大月”爲 Tokhara 古代轉音之說，不能成立。那末大月氏又非吐火羅 (Tokhara) 了。至於何以紀元初期東方有 Thogara，則當爲中國以大月氏爲吐火羅之代名，故西方旅商在甘肅知中國有月氏者，即以爲是吐火羅，乃名之 Thogara。惟于關塞語之 Ttaugara 恐另有來源，與漢代之月氏，殊無關係。此事余已另文詳之。

六 吐火羅與小月氏

與此問題相連貫的，尙有小月氏和吐火羅的問題也是容易使人疑心吐火羅 (Tokhara) 與小月氏同名的。史漢對於小月氏都說他保南山羌，而此南山，學者以爲可以延長到當時所謂天山南路南道東端的。張騫通西域後返程欲避匈奴，史記大宛傳說“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書西域傳也說“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所以南山很可能在今日阿爾金山 (Altyn Tagh) 一帶。後漢書 (卷百十七) 更有湟中月氏胡傳，其地當在青海海東西寧河湟中城一帶。可知小月氏南下或西遷確實有之。玄奘西域記中曾記在于闐東方與納薄波西方有所謂故城皆克蕪的覓貨邏 (Tokhara) 故國。這正是在南山最西之一端，使人很可以比附漢後的小月氏。(四二) 伯希和氏曾以這是玄奘有聞必錄的結果，並非真有此城。且在玄奘前後經于闐東方者均無此記載，伯氏之疑或是(?)。(四三) 惟高居誨記于闐之行，在嶺北之西南有仲雲部自稱爲小月氏之餘種，伯氏亦以此爲假借之名，未必可信。(四四) 余以爲卽屬可信，此爲五代之事，玄奘所記既稱故國，則亦不能與之相合。故仍不能與吐火羅發生關係。

(四二) 三國志卷三十引魏略說：“嶺北西域之南山中，從婁西至龜茲數千里有月氏餘種。”可證南道有月氏種。玄奘所聞或卽此事？余不敢言。

(四三) 見論吐火羅語及龜茲語，p. 46. 註中。

(四四) 同上文 p. 37. 註1.

惟有一事可信，即小月氏之名確曾爲吐火羅 (Tokhara) 之代名，是爲上舉貴霜朝後王之事。北史西域傳曾記有小月氏國，文說：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城一萬六千六百里。……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富樓沙當即 Puruṣapura (亦即 Peshwer)，寄多羅當即 Kidara，此中所謂匈奴，伯希和氏以爲即蠕蠕。波路或即 Bolor (?)，百丈佛圖即迦膩色迦塔。此以寄多羅屬之大月氏，因爲寄多羅實貴霜王朝之後裔。而以其子稱小月氏，這實在是一趣事。寄多羅即古錢所稱 kidara kuṣāna (寄多羅貴霜)，其盛時曾“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魏書西域傳所載)

其入乾陀羅時約當四二五年，實受北方所謂匈奴之壓迫。所以再由 Gilgit 及 Chitral 逃入迦濕彌羅 (Kaṣmira)；此時約爲四七五年。後傳其子，如北史所說，中國便稱他“小月氏”了。此小月氏或有二意，一爲因逃避國家縮小，二爲別於原大月氏 (吐火羅地方) 而稱曰小月氏。無論其從何解釋，總是貴霜王可稱月氏王以至小月氏王。不過史書因稱他爲小月氏，便亦把甘肅月氏除種保南山的小月氏放在一起說：

“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

却是抄襲史漢，是很錯誤的。因這兩個小月氏各不相干。西方爲貴霜王朝後裔，受匈奴之逼南遷，中國人以一向之代名大月氏，爲之改名；而東方之小月氏則爲真正月氏西遷所遺留之餘種，二者毫無關係。史家不知，強爲附會，殊屬可笑。那末小月氏亦能指貴霜，易言之即指吐火羅。貴霜之中國代名爲大月氏，此小月氏亦不過代名罷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小月氏之名稱也和貴霜及吐火羅是無真實關係的。

七 吐火羅 = 大夏之重證

由以上各種論斷，吾人可知自漢代至於南北朝之時，即自紀元前二世紀至紀元後五世紀，中國所稱在西方之大月氏（大月支），或月氏（月支）甚至於小月氏（小月支）均與 Tokhara（吐火羅）至於其後裔之貴霜，在名詞上均無直接關係，尤非同名之異譯。種族方面，即系同出伊蘭種，^{（四五）}亦非同族，尤非同支，此更不待言。那末月氏在西方所擊敗之大夏並且使臣屬月氏之大夏，和斯特拉鉢（Strabo）地理志所言及滅亡撲撻王國（R. Bactrianum）之 Tokhara（吐火羅）是否為同名之音譯便又重新應加以考慮了。前文已經說過，在發音上是有極相似的，大夏 t'ai-ya (<*tâ(dʔ)-g'aʔ)，可比 Tokhara (或 *Toghara, *Toghar 至於 *Ta(d)ghar) 只不過簡略了 -ra, 或 -r 音。“夏”字上古音可有“-d”音今不能知，而古人譯音常簡略尾音，則史書通例。漢人以中國古稱“大夏”之名，類似 Tokhara 字音，遂以名之，實非不可能。所以在較晚至於新唐書還說：

“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蓋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西域吐火羅傳）

這明是說大夏即吐火羅，或更嚴格一點，大夏即吐火羅之同名。唐書時代雖晚，然去魏晉非遠，撰者必有所本。所以我說大夏即吐火羅之音轉，斷非臆測。那末現在可以分：

1. 由於大月氏決非吐火羅之同名或同族，故“大月氏擊大夏而臣之”之大夏，惟先大月氏滅亡撲撻王國之 Tokhara（吐火羅）足以當之。
2. 由於大夏（T'ai-gha）與 Tokhara（Toghara, Toghar 吐火羅）音聲相近，故中國人用大夏為 Tokhara（吐火羅）之譯名。
3. 新唐書西域傳謂“大夏即吐火羅也。”可為古人以大夏為吐火羅同名

（四五）此事非不可能。惟本文非純論月氏，故不深言。

之佐證。

如是，則昔之學者以大夏當吐火羅者，今得重新決定。今人以“大夏”當希臘之 R. Bactrianum (撲桃王國)者，應即加以改訂。惟希臘之 R. Bactrianum，中國實無相當譯名，因此時中國至西域之路，尙未通達，是以史文缺書。今吾暫以去大夏 (Tokhara) 滅此國不久後之一類似名稱撲桃 (古音 b'uo-k-t'ieu) 譯出。“撲桃”見於前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下，應爲“Bactra”，之音轉。(四六)希臘之 Bactrianum 王國卽建都於是。城國同名，故余以此國稱撲桃王國，必不致大誤。至於大月氏一名，究來自何字，是待於研究月氏問題者，此文不詳。他若復詢大月氏在中國史書中每當於 Tokhara (大夏 = 吐火羅) 及 Kuşana (貴霜)，其故何在？則吾人可立即答如後漢書所記，這不過是中國稱此地之代名罷了，實與 Tohhara 及 Kuşana 等名無涉。惟此代名造成極嚴重之紛糾，致使此數十年來，研究西域史地學者不下數十人均捲入漩渦中，討論至於今日，尙未有一決定之結論。此文所言，特欲向解決途中，略一試探而已。不過也許這便是一個尾聲？余不能言，亦不敢言。

八 吐火羅領域之謎

自貴霜王朝後裔奇多羅南遷後，中國改稱其代名爲小月氏，於是月氏 (大月氏) 代名之法，漸少見於中國正史。大概當時以爲用代名之種種不便，且君臨中國北方之人，又非深通吾國掌故，自然而然，有採取真正音譯地方名詞之要求。於是吐呼羅 (= Tokhara) 一名乃出現於蒙古種之拓拔 (Taghbač) 魏朝 (紀元 465) (見魏書文成帝紀)。其後隋稱吐火羅 (隋書西域傳)，唐有吐豁羅 (唐書西域傳)，均本於此。北史爲吐呼羅及吐火羅均有傳，一或原於魏書

(四六) 烏弋山離 (古音 uo-jek-san-liə = Alexandria [Arakhosia]) 傳說：“東與罽賓 (古音 Kjai-pji-ən = Kashmir)；北與撲桃，西與犂軒 (未定)，狽支 (Tacene?) 接。可知撲桃 (*bnoktieu) 卽 Bactra 或 Bactria 之音譯。

(?)，一則同於隋書，二者並列，殊不知二名實一，誠為雜集諸史之書。正史之外，其實譯名較早者，梁高僧傳曇摩難提 (Dharma Nandin) 傳，作兜佉勒是即梵文 Tuhāra 之轉譯。其時為紀元三百八十五年。至鳩摩羅什 (Kumārjūna) 譯名兜佉羅而註曰即小月氏，鳩氏歿於四百十三年而在四百三十一年。求那跋摩 (Guṇavarman) 譯此同名則稱月氏，蓋此時代名之月氏與梵化之譯名尚在並用，經師殊須斟酌於兩者之間。所以有鳩氏之特注小月氏 (時當寄多羅 Kitāra)，求氏仍須用月氏，以此為中國人之舊習，以是名易於使人明瞭罷了。如是，現在可以知道：

Tokhara 之譯音	紀元左右	四世紀	五世紀	六世紀	七世紀以後
	大夏	兜佉勒	兜佉羅	吐呼羅	吐火羅 吐詭羅

至於高僧遊記之直譯，則較晚。均當六七世紀之時，不必列入。七世紀以後經八九世紀，此吐火羅一名漸為人所忘，蓋此時亞刺伯 (大食) 東漸，西域諸國求救於唐，於是唐使高仙芝將兵禦之。於七百五十一年七月，大敗於恒羅斯河 (Tharaz) 附近。二萬之師，生存者不過數千。自是中國在西域之勢大衰，適安史亂於內，於是中國更不暇西顧了。冊府元龜 (卷九九九) 曾載吐火羅求逐大食事，今日閱之，尚生感慨。其文曰：

開元十五年，吐火羅葉詭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茲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願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即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休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厥 (Türgäš) 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即須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緣大食稅急，不求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矜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西方物，並請處分奴身，一一頭載，不敢怠慢。”

在高仙芝未敗以前，此類西域白話譯文求助表很多，可惜恒羅斯一敗，西域即為

大食軍馬苛斂，蹂躪幾盡。此佔領區中，昔曾一度屬吐火羅放地或唐置吐火羅道者，極為廣大。據唐書所載及玄奘所知，少有不同。唐書載唐置吐火羅道，自子圓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為都督府，以其屬部為州縣。凡州八十八。縣百一十，軍府百二十六，皆隸屬安西都護府。其州部之分列如下：（新唐書地理志）

1. 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羅葉譚阿綏城置，領州二十五。
2. 大汗都督府，以厭達部涿路城置，領州十五。
3. 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敬城置，領州九。
4. 天馬都督府，以解蘇國數嚙城置，領州二。
5. 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領州二。
6. 修鮮都督府，以屬賓國遏乾城置，領州十。
7. 寫鳳都督府，以執延國羅羈城置，領州四。
8. 悅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國豔城置，領州一。
9. 奇沙州都督府，以護時健國遏密城置，領州二。
10.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沒國怛沒城置，領州一。
11. 旃州都督府，以烏拉嗎國摩喝城置。
12. 崑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國低寶那城置。
13. 至拔州都督府，以俱密國稽瑟城置。
14. 烏飛州都督府，以護密多國摸達城置，領州一。
15.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健國步師城置。
16. 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國疾陵城置。

以上按本州共十六，加領州七十二共八十八州，即為唐置吐火羅道。此道有今俄國突厥斯坦，阿富汗，伊蘭以及北印度一帶。東西南北均有三千里左右。

若按玄奘西域記所載其地亦大，共分二十七國，記中所載有：

1. 咀密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Termed）

2.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Chaghanian)、
3. 忽嚨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Garm?)
4. 榆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Shuman)
5.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Kubadian)
6. 鑾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Wakhsh)
7. 珂吡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Khotal)
8. 拘繼陁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Komedai)
9. 緡加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Baghlan)
10. 紇嚩悉浪健國，周千餘里。(Khrui-Samangan)
11. 忽憐國，周八百餘里。(Kholm)
12.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Balkh)
13. 銳林陁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Jumada)
14.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Guskan)
15.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Talikan)
16.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Ghaz)

凡十六國，其地之廣，由此可見。惟玄奘所記以此未足，更有所謂吐火羅故國，兩者相加，其地竟至不可思議。如有

1. 安咀羅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Andarab)
2. 闐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滅千里。(Khosta)
3.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Kunduz)
4.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Khrishm)
5.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Farikar)
6. 呬摩咀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Himatala)

7.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Badaksana)
8.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Yangan)
9. 屈浪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Kurana)
10.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之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百里。(Dharmasthiti)
11. 菅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里。(Mungan)
12. 阿利尼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百里。(Ahleny)
13. 曷邏胡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百餘里。(Ragh)

玄奘所記當均耆霜王迦賦色迦盛世，所役屬及佈教之地，故使愈大，愈與佛陀教化有光。所以我們不必純用嚴格的批評論之，只是唐前吐火羅曾一度是極大之國，唐時其國亦廣有三千里以上，誠為中亞一大國。再加中國置道以吐火羅為名，幾盡有中亞的全部，則其龐大可知。設若更加南山吐火羅故國，甘肅西方之吐火羅 (Thogara)，則其大誠不思議了。然此種寬廣無邊的大國，曾敗於波斯，亡於希臘，臣於月氏，毀於薩珊；再亡於嚙噠，再臣於十箭。欲求中國唐室之保護，冀免大食重課之侵襲。奈高仙芝袒邏斯一敗，大食竟若秋風之拂落葉，盡乘金聲捲之而去。大國云乎哉，二十七國云乎哉！自李唐內亂相繼，天可汗西門早已不保。至於趙宋朱明，士大夫風雅自賞，陳舊相高；於是西域之路永絕，而吐火羅之名亦不再見於國史。吾人只知西遼與蘇丹決戰於沙漠，北韃靼逐於呼羅珊，鐵木耳重建帝國，準葛爾之往來伊犁。及至十七世紀華部內附，西域似又可通，吐火羅故地復充西門；惟二百年來之諸官吏及大師，率皆逆水行舟，指退為進。逮於清末，彼輩終以極秀麗之楷書和傲慢之心恃，再加以敦養之禮貌，雙手把他割贈出去了。現在此地稱為突厥斯坦，即昔日之吐火羅斯坦；別言之，即昔日吐火羅人佔據的地方，今日已經是土耳其族佔據的地方了。

下 論 所 謂 吐 火 羅 語

一、新疆古語之發見

有清末季，西人旅行中亞者，日有增加。吾人今不必問其目的何在；但其對於古代史語文獻，常能隨個人嗜好，加以搜集；自亦為長途跋涉中治學之一法了。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英人包維（Power）在庫車（Kucha 古稱龜茲）購得用梵字（波羅謎字，Brahmi）書寫之佛典後，遲二年，法人格勒納（M. Grenard）更在和闐（Khotan，古稱于闐）獲古佛經之殘片。二人在中國新疆得古代宗教文獻後，於是惹起歐洲學者之注意。一八九八年，俄國學術研究院乃任命克雷門茨（D. Klementz）赴吾國新疆吐魯番（Turfan，有古高昌，交河遺蹟）從事調查和發掘。終得古物很多，飽載歸國。至一九〇〇年，英國印度政府亦派何人斯坦因（A. Stein）率隊來我新疆南道之和闐等地發掘，所獲尤夥。俄英二隊考古之結果，更引人興趣。於是在一九〇二年，由久已著名之外蒙考古家俄人拉得羅夫（W. Radloff）在德國漢堡（Hamburg）所舉行之東方學術討論會中提議，組織國際中亞調查同盟，由在會之國分別組織進行。從此以後，德，英，法，俄均有新疆考查團來我新疆。

考查團之最先工作者為德國。是團由格倫維戴勒（A. Grünwedel）和胡特（G. Huth）二氏率隊於一九〇二年首途，專從事於吐魯番及庫車一帶之考古搜掘。是稱第一隊，次年返國。同年（一九〇三）更遣第二隊來，乃由勒考克（von Le Coq）氏率領，分在吐魯番及哈密工作。至次年末方歸。而同年（一九〇四），格倫維戴勒又率第三隊到；範圍加廣，就吐魯番，庫車及哈密外並及哈喇沙爾（Karashahr 有焉耆古蹟），至一九〇七始返。一九一三勒考克更率隊作第四次之考古，其範圍則復推至瑪爾爾巴什（Maral Bachi）。德隊至此告終。英國復由斯坦因作第二次之考查。一九〇六年氏於我甘肅墩煌得千

佛洞石室藏書六千卷而去。一九一三年氏復率隊在甘，蒙，新探查，是為第三次。至一九三〇年復欲為第四次之搜檢，而時代變遷，僅單人旅行新疆省一次即罷。法國所遣則由伯希和 (P. Pelliot) 及魏洋 (Vaillant) 兩氏於一九〇五至燉煌，仍由千佛洞石室中擇七千卷，更赴庫車考察乃歸。俄國之隊由柯茲羅夫 (P. K. Kozlov) 領導，於一九〇七年赴內蒙之哈刺和托 (Khara-Khoto 古黑水城) 得古物極多而歸。第二次乃由鄂敦堡 (S. Oldenburg) 率隊於一九〇〇年赴吐魯番，哈喇沙及庫車從事考查發掘。一九二〇年鄂氏更有第三次之考查。當西方競爭新疆文物之搜檢之時，東鄰日本亦起而追隨。由大谷光瑞作三次考查（一在一九〇二至一九二四；二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三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七中國始知組隊作本國本土之西北科學調查，然已為人搜檢之餘，惟所得已頗可觀。^(四七) 那末西北古代文化曾呈燦爛光明，遂為一般人所認識了。以上除中國考查過晚及日人所得較少外，其德，英，法，俄所獲，乃啓近三十餘年新疆史語學研究之風尚，自亦當然之趨勢了。

從四國搜掘所獲，內中發見有今人所不識文字語言很多。大約可分為五種。學者稱之為第一種語言，第二種語言以及第三，第四，五種等等。第三種語言不久即知為粟特 (Soghd) 語，第二種以後亦知為于闐塞 (Khotan Śaka) 語，第五種亦知為西夏語惟第一及第四殊不能有一正當名稱。第四種用希臘字母書寫，文件甚少，至今仍成懸案(以下論及)。第一種語言又分甲乙兩方言，德國學者假定為吐火羅語 (Tocharisch) 惟此種假定，亦終不失為暫時之名稱，學者仍多有以為不然者。凡上出諸語之文獻，上或可及晉漢，下可至於唐宋；或書於簡牘，或見諸紙卷；甚至壁上題款，碑石銘刻，均可有助於此五種文字語言之考釋。除西夏語應歸漢藏 (Tibeto-Chinesisch) 語系之西羅摩 (Si-lo-mo) 語族及第五種不詳外；其他三種均屬印歐 (Indogermanisch) 語系。第二，第三

。(四七) 各家考古報告，不下三十餘種，惟因本文非論此題，概不列出。

爲伊蘭語 (Iranisch) 族，粟特可謂爲純伊蘭支，于圖塞語則應謂伊蘭之東支。至於第一種語，所謂吐火羅語者，則在印歐語系中自成一族。與亞利安 (Arisch)，伊蘭，希提特 (Hethitisch)，希臘，斯拉夫，阿爾巴尼亞 (Albanisch)，立陶宛，意一幾 (Italisch-Keltisch)，亞爾曼尼亞 (Armenisch) 諸語族並列，按其性質或更近西方諸族，反遠於東方之亞利安，伊蘭諸族。因此三種語言與漢藏語系遠隔，於是吾國學人知者頗少，或即知之亦未必即願多所論列。然而其事，實關吾國新疆及中亞之古代文化，而此古代文化又爲漢唐文化之一環。西域古史古語不明，漢唐文明已不能得一圓滿之解決。所以當今西儒之治東方史以及中國史者，莫不爭先董理，以備不時之需；惟吾國學究，乃以缺疑相尙，自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訓條爲高。試未知其比崑崙屠期上下何若。然古代大師又何嘗如此。唐初玄奘法師西行，固曾歷歷記述西域諸國之語言。此種記述頗足以爲前述四語之參考及印證。

西域記述哈喇沙爾有云：

“阿耆尼國 (Agni, 卽焉耆) ……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迦庫車之語言亦說：

“屈支國 (Kucha, 卽龜茲) ……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迦阿克蘇有云：

“跋祿迦國 (Bharuka) ……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由此西至罽利，所記卽異：

“自素葉 (Sui-ab) 水城至羯霜那 (keš) 國，地名罽利 (Suli, 卽粟特) 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

自罽利抵鐵門，出鐵門，

“至覓貨邏國 (Tokhāra 卽吐火羅)，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

自左而右。文記漸多，愈廣宰利。”

出吐火羅國境後，

“至梵衍那(Bāmiyān)國……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觀貨國，語言少異。”

後至迦畢試國亦說：

“迦畢試國(kaiśi)……文字大同觀貨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

更抵尸棄尼國文云：

“尸棄尼國(Šighnan)……文字同觀貨國，語言有異。”

至商彌國，復云：

“商彌國……文字同觀貨國，語言別異。”

其後言及佉沙國，他說：

“佉沙國(即喀什噶爾 Kašgar 或疏勒)……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別語，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

記竭盤陀國說：

“竭盤陀國……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

記烏纒國亦說：

“烏纒國……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

其在和圓所記有云：

“摺薩旦那(Kustana 即于闐)……文字憲章，事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

至祈旬迦國說：

“祈旬迦國……文字同摺薩旦那國，言語有異。”

以上共十四國，語言可分為五種。

1. 阿耆尼與屈支及跋祿迦等地文字模仿婆羅謎 (brahmi) 惟語言未詳。
2. 宰利語言之廣大區域，粗有書記。字源二十餘，豎讀成文。
3. 吐火羅及梵衍那，迦畢試，尸棄尼，商彌等國通行吐火羅文字，字源二

十五言，書以橫讀，自左向右，而文記漸多，愈廣率利。他國則語言稍異。

4. 佉沙及竭盤陀，烏纒等國，文字取印度，而語言異於諸國。
5. 罽薩且那及笈迦等國，文字聿遵印度，而語異諸國，祈國語言有異。

玄奘記述諸語時代，正相當於前述西域文獻時間之中間。因之，其所記之五種語言，應與前舉之首四種不知語言必有密切關係，自不待言。今日學者已定之粟特語可謂即玄奘所記之第二種之率利語，決無可疑。于闐語可謂相當於玄奘之第五種之罽薩且那語，大體亦定。惟玄奘第四種之佉沙語至今尚無着落（但余相信數年後，即可將“無”字去掉）。其他第一種之阿耆尼，屈支一語就文獻所記，學者假定為“吐火羅”。但玄奘所記第三種之吐火羅語，又將何以解釋？此問題似頗簡單，實極複雜，西方學人之治中亞史語者，似均曾參加論戰，直至一九三七戰亂以前，仍在爭辯中。三十年來反復研討，每以支節叢生，惡案層出，幾使嗜此人士，目不暇給；其難以索解，正如上篇。惟按研究之趨勢，確應入決定之途，是則此篇之所論，亦筆者之願望也。

二 所謂吐火羅語與龜茲語

上章曾述及德國之四次之新疆考古，範圍不出於吐魯番，哈喇沙爾，庫車，等地，易言之即未越高昌，焉耆龜茲等古國。焉耆及龜茲，法國亦曾搜查，惟不及德人所搜之夥，是其不同。德國在初次考查後，得無數之回鶻文之佛經譯本，按其款識，知其原譯自一 Toxri 文經，而此 Toxri 文經又譯自印度文經典者。於是當時之東方學家繆勒 (F. W. K. Müller) (四八) 氏乃於中央亞細亞未定語言之推斷一文中聲言，在新見未明之中亞語中，必有語言名 Toxri 者；而 Toxri 一名，亦即吐火羅 (Tokhara) 之同音。其時在一九〇七年。以後，在

(四八) 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m Sprachen Mittelasien. SBAW. 1907.

未知之印歐語言中，其發見於上述三地者，語言頗用婆羅謎字，且可知此中實大體相近，不過有方言的分別，於是定為第一種語之甲乙兩方言。甲種方言大體出於焉耆高昌，而乙種則龜茲及其他二地均見。這個情形，本來很像玄奘所記的第一種焉耆龜茲地方所用語。但在繆勒提出未見語言中應有吐火羅語以後，不久西額 (E. Sieg) 及西喀凌 (W. Siegling) 因下列理由乃把他假定為吐火羅語。

原來繆勒氏在前文中曾見之回紇文題識為：

“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生經第十品(分?)終。由阿闍黎 (ācārya) 論師(回紇文 Vaibazaki, 梵文 Vaibhāsika) 聖月(回 Ariacintri 梵 Āryacandra) 從印度語 (ānātlāk) 之彌勒下生經 (回 Maitrisimit, 梵 Maitreyasamiti) 譯 (yaratmūs, 伯希和氏等以其意為“紹”) 為吐火羅 (toḥrī) 並由博上 (baḥši) 彼若羅尸陀(暫定名, 回 Prtamiarakšt 梵 Prajūarakṣita) 從吐火羅語譯為突厥 (Türk) 語。” (見氏文 959—960)

此中最可注意的，便是回紇文乃由聖月自印度文彌勒下生經譯為吐火羅語之句。西額和西喀凌二氏乃在第一種語言之彌勒下生經 (Maitreyasamitināṅka) 三種寫本中加以選擇研究。以後知諸本題款中載其原編者，即為論師聖月。因此他們遂在一九〇八年合著一文名吐火羅語即印度斯克泰語說^(四九) 中稱第一種語言為 Toḥrī 語，亦即吐火羅語。並且指示此語有兩種相異的方言甲和乙。及至一九一六年，繆勒及西額二氏更發表一文名彌勒下生經及吐火羅語。(五〇) 在此文中對回紇文及第一種語之下生經加以比較研究，知回紇經中借用第一種文字者很多，於是加強其吐火羅語之名稱。由是以後，大多數學人均以第一種語言為吐火羅語了。

但是從回鶻經題款中，我們並不是只見到從第一種語言中譯來的，只見到吐

(四九) Sieg, E. und Siegling, W.: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BAW. 1908.

(五〇) Sieg und Siegling: Maitrismit und “Tocharisch” SBAW. 1916.

火羅 (Toyrī) 語，而且亦有從 Kūsān 語譯來的。這個 Kūsān，繆勒認為是本文上篇所論的貴霜。他在一九一八年曾撰文名吐火羅語與貴霜。(五一) 文中錄此題款為：

“一切有精……教經第三十二品終，原列阿闍黎論師 Klianzini(梵 Kalyañzena) 之伊帝目多伽(回 idiwut 梵 itivṛttaka 卽本事)中。師從 kūsān 語譯為巴爾楚克(barčuq)語，附有大阿闍黎(Srvarakṣīti)遺留之伊帝目多伽經證……。”

(上文 580)

在繆氏同一論文中，別題款有作：

“……此外在四 Kūsān (Tört Kūsān) 國 (Ulus) 諸博士大有功德於佛教。對於彼等 Budarakisit (梵 Buddharaṣita), Srvaraksiti (Sarvarakṣita), Azokra-kṣiti (Aśokarakṣita) 我亦禮拜。同樣在三陵里迷 (Uč Solmi)……。”(同文 581)

此同一論文而後經葛瑪麗女士 (A. von Gabain) 加以增補，更發表於繆氏回紇叢考第四本(五二)中。其題款亦有 kūsān，文曰：

“十業誓經 (Daśakarmapatta-avadānamalā) ……終。論師僧伽多沙 (回 Sangadas 梵 Saṅghadāsa) 通曉論 (śāstra), 秘 (tantra) 及 Kryādhara。曾由 ugu kūsān 語譯為吐火羅語，並由 prasniki (梵文 praśnika?) Šilazin (梵 Silasena) 從吐火羅語譯為突厥語 (türkeä)。”(同文 p. 582. 回紇叢考第四本 p. 678—679, S. 號書題款, Kolophon aus Buch NS.)

此外有一同文題款，惟改 prasniki 為 praštinki，見同本中 (N 號書題款, Kolophon aus Buch N.)。此種 kūsān，四 kūsān 以及 ugu kūsān，之 kūsān 又見於吾國王樹楠所獲回紇文殘卷中，後經及羽田亨氏加以考證，以此名卽十世紀左右龜茲一名之當時回鶻音譯字。(五三) 此名更見於十一世紀克什克爾 (kāšghart)

(五一) F.W.K. Müller: *Toyrī und Kuisan (Kūsān)* SBAW. 1918.

(五二) F.W.K. Müller und A. von Gabain: *Uigurica* W. SBAW. 1931.

(五三) Toru Haneda: 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 en ouïgour provenant de Turfan. (吐魯番出土回紇文摩尼教徒願文之斷簡)。Bull.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vol. 4. 東京. 1933.

之突厥亞刺伯字彙中，(五四)中國曾轉譯爲苦先或曲先。那末我們至少應知道：由回紇譯經時(約九十世紀)第一種語言中有兩種存在，一即吐火羅語(Toxri tili)，二即龜茲或苦先語(Kūsān tili)。而且此二語亦很有些不同，因為題款中明說：

ugu kūsān tilintin toxri tilinā äwirmiş
烏古(五五) 苦先(龜茲) 語 從 吐火羅 語 到 譯 了

Toxri tilintin silazin praşniki yangirti türkeä äwirmiş
吐火羅 語 從 silasena praşniki 新(重新)的 突厥到 譯 了

漢語便是“從烏古苦先(龜茲)譯到了(不是過去詞)吐火羅語，再重新由吐火羅語譯到了突厥。”既然兩者相譯必然有些不同。很可幸的，在此題款未發表以前，法國梵文學家勒維(S. Lévi)氏便已在那裏完成第一種語言之乙種方言，應名“庫車語”的考證了。

勒維的論文名乙種吐火羅語即庫車語說。(五六)他定爲庫車語最大的理由，便是於伯希和氏在庫車(即龜茲)附近之古壘中發見有許多記載有國王名號之木簡通行證，用乙種方言寫的。所以可知此語當地通用的語言，而同時王號亦可由唐書所記載龜茲王名，尋出有同一王名之譯音。由此更可見乙種方言必爲

(五四) Muḥmūd al-kāşgharī's dīwān lughāt at-turk. G. Brockelmann 譯文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Leipzig 1928. p. 245

(五五) ugu kūsān 暫譯烏古苦先，烏古轉音不可太重說。但是也不可太輕視，或竟是烏古部的烏古(?)。ugu，也可作oku(Uigurica IV. p. 7)，莫非就是更古的烏護*oghū(或烏紇oghuz的簡稱)? 現在我不便察證。但是葛瑪騰女士以爲或是其他 tört kūsān (四苦先)之“四”譯意所從出，我不相信。因甲方言另有“四”字，不是 ugu。伯希和教授疑爲是甲方言之原形容詞，亦仍未必然。宋史外國傳六(卷四百九十)龜茲條下云：“又稱龜茲回紇”，是龜茲當屬回紇。回紇部中本有烏護，oghū，烏紇oghuz，ughuz，原傍白山，相當西州之地，龜茲之北。莫非此 ugu -kūsān 即龜茲回紇?? oku, ugu 即古代烏護oghū之後裔? 後世烏古亦共遺種?? 此已出本文範圍，僅論及此。

(五六) S. Lévi: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A. 1919.

龜茲語無疑。茲舉一木簡文字加以解釋以見一斑。簡中文字約分四行，今以羅馬字母及漢譯轉出：

“Suer—oksai—štwer te parra ptārka
四 牛等 四 此等 自由 令通行

iķa ge kṣuṃtsa warṣanne meṃ ne
二十 一 治世 有雨(第十一) 月 在

iķa ok—ne swarnatepi kṣu ne
二十 八 在 蘇伐那疊(國王名) 治世 在

or—saca—lāra ākṣa”
木簡證明書 給了

全文連譯則爲“四牛之牛四，放此等自由通行。治世之第二十一年，第十一月二十八日，蘇伐那疊王之治世，給與此證。”蘇伐那疊乃梵語“金”之意，其父即名蘇代勃駝(Suarnabuspa)，此言“金花”，玄奘西域記卷一所記龜茲國金花王，亦即其父。那末此簡乙種方言所記，自爲龜茲當時通用之語言。然則乙種方言者，當不得爲吐火羅語，以其並未見於吐火羅地方而反在龜茲應用。那末吐火羅一名在吐火羅乙種方言中，至少應名之爲龜茲語。此其一。勒氏於另一講演中，(五七)更舉出此乙種方言不應爲吐火羅語之一反證。氏言今日所知之吐火羅一名，在希臘爲 Tokharoi，拉丁爲 Toehari，梵文爲 Tokhāra，其中間之 -kha- 及 -cha- 均含有塞音 k 後之吐氣之 -h- (aspiré-h)，此吐氣音在龜茲語之塞音中，却從未見到；易言之，即有 k 而無 kh。龜茲語既無 kh-，那裏能有 Tokhāra (吐火羅) 等名稱之帶 -kha- 之字呢？所以乙種方言，決非吐火羅語。此其二。有此二證，於是所謂吐火羅之乙種方言，便獨

(五七) S. Lévi: The kuohean langu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its study (龜茲語及其
研究之端緒) 1927. 東京

立起來，另成一名，稱之爲庫車語。但那時他尚未知回紇經文題款之“kūsān tili”即龜茲語。由今日言之，此題款之“kūsān tili”實爲龜茲語成立之又一最佳證據了。

但是如果此說可以成立，那末便要發生一嚴重問題。即龜茲之區域（即乙種方言）中，從未見有“吐火羅”語（即甲種方言），而相反的，乙種方言在焉耆及高昌皆能見其施之文書，且壁上題款亦用之。那末這認爲只是龜茲語殊不妥當。並且甲種方言多見於寫本著錄，若擬爲此甲種方言，（即“吐火羅語”），乃由西方吐火羅斯坦地方之一種語言，同時又如梵文一樣，亦作佛教移植新疆之媒介語言，似無不可。西額及西額凌於一九二一年撰吐火羅語殘片一文，即持此見。^{〔五八〕}惟此仍有一問題可疑。即何以此甲種方言寫本，由西方吐火羅斯坦之語言寫本移植於焉耆及高昌時，其必經佛經最盛之龜茲區域，反不能尋得此種方言？所以二氏即只能決定，其多見寫本之甲種方言，仍應稱吐火羅語，而乙種方言，亦只名乙種方言，却不必稱龜茲語。惟自勒維創說以來，學人已認爲第一種語言之乙種方言即龜茲語，甲種方言爲吐火羅語；但亦有調和兩家之說，稱吐火羅語分甲乙兩方言，甲仍爲吐火羅語，而乙即龜茲語。是以吾人在此方面所知至少有兩種事實是非常明顯。即

1. 在龜茲及焉耆，高昌等地知其古代有兩種方言，甲爲“吐火羅 (Toxri tili)”，乙爲龜茲語 (Kūsān tili)，可是學者仍有以爲 kūsān 是“貴霜”。
2. 此兩種語言在語音上，是很爲密切關係的。所以學者曾合併稱之第一種語言。
3. 甲乙兩語的文字體式，很像玄奘西域記卷所述焉耆及龜茲地方的語言。可是學者說他是來自吐火羅斯坦的一種吐火羅語。

這是當時學者在此方面，對兩種方言的信念。

〔五八〕 Sieg und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Berlin, Leipzig 1921. p. IV. V.

三 所謂“吐火羅語”之本名“Ārsi”

當勒維氏定乙種方言爲庫車語的後五年，西額氏曾由甲種方言中看到一個 Ārsi 的名詞。氏撰一文名吐火羅之一本名（五九）他以為這個名稱便是回紇人所稱 Toxri 語的一個本語自稱的名詞。易言之，即甲種方言中自稱之專名。繆勒氏因此種發見，乃就斯特拉鉢（Strabo）地理志之 Asioi（見上篇）及彭沛（Troque Pompée）史書之 Asiani，以及中國漢代“月氏”加以比附。氏文見所著吐火羅語與貴霜文中。以 Asioi 和 Ārsi 相比，其最困難之點乃在時代上及西方之希臘拉丁此名之 -r- 音消失之原理。Ārsi 一名在甲種方言出現之時代約距 Asioi, Asiari 名詞之記載，相差有五六百年，果能相合麼？縱爲一名，但何以早於 Ārsi 出現前五六世紀之時而反無此 -r- 音？且此 -r- 音在彼時期，希臘拉丁能無故把他消失了麼？消失 -r- 之公律能在此二語譯名中存在麼？凡此種種，可爲 Ārsi 比附 Asioi 難以解決之問題。所以我們在未能充實證明以前，這個比附是難以成立的。至於以 Ārsi 比附月氏，更多不便。一由於月氏此時之古音，正爲 ngiwst-tsi（或 *gazi，如“阿月”轉 agaz [胡桃]，處月轉 çigil），月有 ng- 或 g- 之前輔音，而 Ārsi 則無。月氏之名見於紀元左右之漢代，尾音 -t 亦不能轉 -r（參看上篇）。那末“月”非 Ar- 之音轉，以 Ārsi 比月氏當然也不成立了。

繆勒氏兩種比附既不成立，可是他還有第三種比附。他以為可以比附昔日的安西都護府的“安西”（An-si）。An- 可以比 Ar，西（siei）可以比 -si。如此看來是好像對的；但略加深思，即知其不可。一者，安西之名最早起於七世紀，（六四〇年），Ārsi 一名之轉音，Ar- 應用一入聲字收 -t > -d 之字當之。不必以收 -n 之陽聲“安”譯之。以此種在四五世紀後即經絕跡。所以用“安西”爲 Ārsi 之音譯，不可能。二，安西之名實爲中國訓意之名，其意爲“安撫西域”

（五九）Sieg, W.: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xri. SBAW. 1918. p. 560.

或“安定西方”與安東（安撫東方），安北，安南四名並列，殊無譯音之可能。二中有一，即不能成立，但是當時人者多有同意此說者。如勒維氏即以為如果甲乙兩方言應有共同名稱，吐火羅當然不能妥當；於是他便以之稱庫車語為西安西語，焉耆及吐魯番兩地的語稱東安西語（見論吐火羅語）。（六〇）Ārsī既然不能比附安西，那末勒維的建議，自然亦就不能成立了。

以上是西額氏尋得 Ārsī 一名，及各種比附並論其非是。然而 Ārsī 一字，果然便是甲種方言的本名麼？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幾乎二十年的時間，沒有人懷疑。一九三四年，伯希和氏雖然也說起“這個 Ārsī 的名稱，西額及西額凌二氏在一九二一年所撰的吐火羅語殘片緒言中無一語言及之；在一九三一年所撰的吐火羅語文法（六一）中常引此名，或獨引，或在複合字中引之，惟只作為固有名詞。對於此名與“吐火羅語”未定之比附，殊未一語隱喻及之。”所以伯氏似乎疑心道：“此二氏先既以 Ārsī 為吐火羅語之本名，而又何故不加稱用？乃至保留一如其視外國人如回紇之類；以待 Ārsī 語之稱名呢？”但氏未加深追問。至一九三六，白雷（H. W. Bailey）撰吐火羅（六二）文中，方正式由解釋之不同，使 Ārsī 為甲種方言本名之說，乃大起動搖。

伊蘭語學家白雷氏以為 Ārsī 一字為甲種方言（= Toxri = Ttagara 語）的外來語。此字勿寧為梵文俗語（Prakrit）“Ārya”之變音。他曾舉例加以解釋。如 maitreya-avadāna-vyākaraṇa，（彌勒來時經（？））有下列之偈四：

“kuḷmass or e-ṣakyākāl tane māñcām ṣ-i [六音節]：

[七音節 + metrak-ṣinām] aṣṣyaśāḷ ṣyak kunnāssi:

sokyokal nām ārsīśi kāsū tāki [ṣ]. -c kaśal -i [-音節]：

[-音節 + ṣokyāl śvādheśi] mā tiri naṣ māñtātsi kāsūmantap:”

（六〇）S. Lévi: Le Tokharien, JA. 1933. No. I. p. 1-30.

（六一）Sieg und Sieglang: Tocharische Grammatik, 與 W. Schulze 共著。Göttingen 1931.

（六二）H. W. Bailey: Ttagara, BSOS. 1933.

此偽譯文，因殘缺頗感困難，惟若知其大意，則應爲：

“……大哉，願望，故

……與彌勒 (maitreya) 神獻同來。

大哉，彼等，阿黎耶 (Āryas, Ārśīśī)，之願望，神可……同……

大哉信者 (Śrāddheśī) 之願望，非爲智 (Kārsāmant) 路成煩惱。”(六三)

此偈中，Ārśīśī 和 Śrāddheśī (信者) 及 Kārsāmant (智慧) 平行，那末 ārīśī 豈不便是 ārya，此言“聖”，方可通願麼？其他 Ārśī ype 當即與 Ārya-deśa 同詞，此言“聖地”。Ārśī kṛantwā 此言聖語。於是氏乃定爲中亞梵文俗語 Ārya 因以下之演變乃成 Ārśī：

梵文雅言 Ārya，即中亞俗語 *Ārśa > 甲方言 (Toxri) Ārśī。

並且尋到許多圖塞語與中亞梵文俗語 -ry > rs- 之例。他這種意見極爲新穎，由是頗蒙伯希和氏之首肯 (Tokharien, TP. 1936)，然而翌年此說即遭西額氏之反攻，因失其根據。

西額氏見白雷氏以 Ārśī 卽 Ārya 說以後，於一九一七年著吐火羅語果在何處 (此名不雅訓，可改爲論吐火羅語存在之真實性)。(六四) 此文重新證明 Ārśī 非由 Ārya 變來之外來語，而確爲此語之本名。他所持的理由：

1. 白氏所言梵 ry > 俗 rs，在於圖塞語或可存在，但第一語之甲乙兩方言俱非。如

梵 v rya = 于圖塞語 vīrśa，而甲語爲 wārya-eintā，乙 wārya-sene。

由此可知 ry > rś 之公律，甲乙兩方言無之。

2. 梵文之 ārya 一字，在兩方言中均有字以譯之。如甲方言用 klyom (陽性)，klyomim (陰性)；乙方言用 klyomo(陽) klyomā (陰)。既有譯字，何必再用 Ārśī，重之？再者 Ārya, Ārya 可爲形容詞用，

(六三) 同書 p. 905—907。

(六四) 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ch, SBAW. p. 130—9

而 Ārsī 則爲專名詞用，如 Ārsī ype, Ārsī kəntwā，是以未能相合。由此可知白氏所擬 Ārsī 爲 Ārya 之說，與 klyom 衝突，故亦不能成立。

3. 再言白氏所舉文獻，其譯文亦爲不妥。如上所舉，其文應爲：

“……與彌勒新日子一同來吧。那是我們的宏願，他能使 Ārsī 好的……。”

“是信者的宏願，他不是智路的煩困。”(六五)

由此譯文看來那個 Ārsī 或 Ārsīsi 非成爲專名(如 Ārsī 人等)方可。其他白氏舉例極多，西氏均一一加譯釋，於是白之所疑盡消。再加以前舉二反證，那末 Ārsī 爲外來語 Ārya 變音之說，便不能成立；而本名之說反得更爲穩固。所以在此章我們可以斷言者：

1. 甲種方言(Toxri)之本名爲 Ārsī。
2. 希臘之 Asiei，拉丁之 Asiani，中國之月氏，安西均與 Ārsī 無關，不可比附。
3. Ārsī 非梵文“Ārya”之中亞俗語所變之外來語。

四 真吐火羅語與阿耨尼及龜茲

白氏雖然以 Ārsī 卽 Ārya 之說，爲其誤點，但他有一極可採取之新說，却不可不信。卽氏以爲西方之吐火羅原地，在中古稍早之時，卽相當於第一語言兩方言風行之季，他却是伊蘭語。那末第一語言就不能是來自吐火羅了。此其一。再者玄奘明說吐火羅地方之語言爲：

“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愈廣牽利。”

在字母之體勢知道不是婆羅謎字，因爲如彼，玄奘會說“文字取則印度”的，今此文無之，可見不必是婆羅謎字。那末已經和第一種語言之用婆羅謎字者不同。

若就字母之數目而言，第一種語言之字母頗多出於二十五，此其不合者二。那末第一種語言也不是玄奘所記的吐火羅地方的文字了。而反之則在玄奘稍前，曾統治吐火羅地方之嚧薩之貨幣文字，(六六)乃用希臘字母，而此字母雖原為二十四，但此地又加一讀 δ 音之字，乃恰成二十五言。文既橫讀，又自左向右。那末無疑的玄奘時代，此地確有希臘字母了。但此希臘字體殊非始於中世，自希臘征服以後，蓋即用之，所以貴霜王朝之貨幣亦用希臘字母。(六七)由此觀之，第一種語言與吐火羅本地文字語言殊無關係。學人稱爲之爲“吐火羅語”者，白氏以爲極不恰當。於是氏立說以爲應名此二方言，一爲風支語，一爲阿耆尼語。

風支語之建立，勒維氏首倡。至白氏更加以解釋。氏以爲“魯茲”一詞即 *kutsi*，此字印歐語 (Indogermanisch) 之字源中，應是“白”意。其字根爲 *Keuk*。如梵文之 *sok-, sue-* 伊蘭之 *sauk-* (光明) 等。在第一種語中 *k* 可轉化爲 δ 或 *c* 的，若此字爲 **kuki* 則魯茲語可爲 **kuṣi*，此即魯茲二字之譯音。回紇經文題款之 *kūsān* 當由此轉成。此說如可信；則魯茲國王以“白”爲姓，就可迎刃而解。吾國學人昔曾以白山爲魯茲姓“白”之來源，甚至“白”“帛”相爭，那便可以因此而止了。

第一種語言既非吐火羅本地之語言，那末昔日西額所創由吐火羅本地流入高昌焉耆之甲種方言文書之說，自然不能成立。氏以爲此甲種方言即爲焉耆以及於高昌一帶本地所操之語言。此正與玄奘所言焉耆“文字取印度，微有增損”之意相合。所以他稱之曰阿耆尼語 (Agnisch)。他以爲玄奘名焉耆爲阿耆尼，(Agni 乃梵名，此言火)，與較古法顯所稱烏夷以至月藏經所載之魯尼，及焉耆又作烏耆等 (釋藏中) 均似爲 Agni，實爲 **okni*。此字之意可以魯茲語“*auk*”見

(六六) Junker: Die hephalitischen Münzschriften (嚧薩錢文考), SBAW. 1930。

(六七) Herzfeld: Memoire of the Indi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印度考古調查專報) 1930. No. 33。

之。“ank”意爲“蛇”。那末甲方言中之阿耆尼可爲 *ok。蛇，龍二者其意相連。伊蘭語之阿維斯陀(avesta)文 ažiš dahākō 之 aži 爲蛇，中世波斯文之 azdahāgh 及中世安息語之 azdahāgh 其意皆可爲龍。所以 *okūi 可以訓爲龍。若然，則焉耆王姓龍亦可解釋了。並且梵文之述及焉耆王名中有因陀羅阿羅順那(Indrārjuna) 王和旃陀羅阿羅順那(Camdrārjuna) 王名。此阿羅順那(Ārjuna) 可訓爲勇，猛，光，白，等，亦可訓如龍之猛(如 Nagārjuna，今稱龍樹，但亦稱龍猛，Naga 爲龍)。此梵文 arjuna 譯名，或 *okūi 爲王名之尾字所致。所以他便定甲種方言爲阿耆尼語。(六八)

氏定龜茲爲 kutsi，或無大誤，惟以甲方言爲阿耆尼語實出粗疏。蓋阿耆尼(Agni) 之名僅爲梵化之名，決非本名。本名固稱焉耆，自漢時卽有之。阿耆尼之名何能上溯至四五世紀呢？且氏所據之焉耆又作烏耆及法顯之烏夷等名，根本卽系焉耆及焉夷之誤字，那末他所假定之 *okūi 三字，當然落空，而龍的解釋亦便消失了。詳辨烏耆及烏夷之“烏”爲“焉”之誤字，乃伯希和氏在白氏文同年發表以後，而立刻批評的。文名吐火羅語之商討。(六九)但白氏及讀伯希和後，便又在一九一七爲其論吐火羅作一跋，(Postscriptum)。(七〇)他改其意爲中國焉耆之譯音乃來自 *Angi，而此 Angi 在巴爾楚克塞語(Bareuq Saka) 爲 agūye，則其原字尾或可認爲有 -gni，在甲方言中無 g 音，於是變爲 -kūi。並且氏更指出在梵文中 ahi，或俱鼻音之 angis，其意爲蛇，實又爲此說之佐證。但西額氏却證明梵語所稱焉耆之 Agni，龜茲稱之爲 akeñe poyä，其意爲“邊地”，決無“龍”意。那末白氏之說又落空了。(七一)由此吾人可知：

1. 第一種語言非吐火羅地方之語言文字。不必稱之爲吐火羅語。
2. 乙種方言可稱龜茲語，龜茲(*kuśi)有白意，故國王姓白。甲種方言白

(六八) Tsaigara p. 828—831。

(六九) P. Pelliot: A propos du Tokharien, TP. 1936, p. 259—284。

(七〇) Tsaigara p. 921。

(七一) 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ch. p. 130—131。

雷氏以爲應稱阿耆尼語，來自 *Agñi 其意爲蛇爲龍，故國王姓龍。中國之焉耆乃由 *Angi 音轉而來，此字與 *Agñi 爲一。惟甲種方言無 “g”，所以爲 *Akñi (?)。然西額氏以爲龜茲語之 Akeñe-ypoyä 其意爲“邊地”。

如此第一種語言既不應稱吐火羅語，那末此中之甲方言爲什麼在回紇題款要稱爲 Toçri 語呢？白雷氏曾提出沙州所出于圖塞語文獻，見此中有 “Ttaugara” 之名，其地不出甘肅兩州附近，易言之即甘肅西部（詳上篇），Toçri 或 Toçari 或 Toçar 勿寧與 Ttaugara 有關？因此兩名詞所發見之時代相去最近（九，十世紀），地方較近，當屬可能。於是吾人可再補充第一條爲：

3. 第一種語之甲方言，回紇題款中稱曰 Toçri（吐火羅）語者，勿寧與其同時代較近之甘肅西部之 Ttaugara（吐火羅）有關。

五 結 論

總結上論，即在天山南路北道，古代有一種屬於印歐語族的語言（第一種語言）。此種語言又分甲乙兩方言。

甲方言所在地約爲焉耆（及高昌一帶）。中國古稱之爲焉耆焉夷；梵文稱之爲阿耆尼，僊尼（Agni）；龜茲語稱之爲 Akeñe ypoyä（邊地）；回紇經文稱之爲 Toçri 語與西方吐火羅語無關而或與甘肅西部之 Ttaugara 連繫。至其本名則爲 Ārsi，如 Ārsi ype（Ārsi 地方），Ārsi kantwa（Ārsi 語）。白雷以爲應稱 *okñi（龍），Agnisch 阿耆尼語（中國“焉耆”亦由此出，作 *Angi）；而西額氏以爲應稱 Ārsi，仍爲 Tocharisch（吐火羅語）之方言 Ā（Ārsi）。

乙方言所在地約爲龜茲（及跋祿迦一帶）。中國古稱龜茲屈茨；梵文稱之屈支（Kucha）；回紇經文稱之爲 kūsān 語（苦先，曲先）。勒維氏以此爲庫車語（Kutchéen），白雷氏以爲應稱 kutsi（龜茲）*kusi，其意

爲“白”。西額氏間稱爲 Tocharisch (吐火羅語) 之方言 k. (kučā)。四年前諸家研討之結果，大概如此。但吾以爲此中仍存在多少疑難和多少矛盾。如：

1. 回紇經文題款中既稱此二語爲 Toχri 與 Kūsān，那末 Toχri 實只限於甲方言，西額仍以稱爲第一種語之總名，似未必妥。難道說此龜茲和焉耆兩地方言必須統一於一專名之下麼？甘肅西部之 Ttaugara 一定指古代月氏人民語言？他不會指一部份西方吐火羅人民而言麼？我們又何必以小稱大呢？難道說不能立連合名詞稱“龜茲焉耆語”(Kuchiyenkisch)或“焉耆龜茲”(Yenki-kuchisch) 甚至於 Ārsi-kutschisch 麼？
2. 焉耆之甲方言既有本名 Ārsi，何以回紇人乃用一個無關的西方或東方的吐火羅同名的來稱他呢？這又怎樣解釋呢？
3. 白雷氏以中國之焉耆乃自 *okni 之變字 *angi 轉音而來，此 -n- 之倒置在中國轉音中，幾不能見，白氏之說恐不易成立，龜茲語稱之爲 akeñe，此 -n 似亦不易移位。難道說焉耆的解釋必賴 Agni (阿耆尼) 方能明白麼？或寧應 Agni 之祭，乃因此地早已存有類似焉耆 (An-gi 或 *ar-gi) 之音，起而模仿乃成 Agni 一字呢？

凡此問題均待學人之努力。如疑難盡釋，則此問題真到了結論的時期了。(七二)
讀是文者，盍幸思之？

附：研究吐火羅及“吐火羅語”問題的論著簡目

因為這兩個問題討論的人極多，而且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所以在我這篇短小文章中，不能全部包括進來。並且有時還得特意把他省略，以求簡明易曉。但是如果閱人有志於此，那末只憑文中小註所提的，一定是够的。因此，以下我重新加入一個重要論著目錄，以便深究者之憑藉。

本目錄為求雜誌名稱簡明及節省文字，擇其常見者予以略釋。如

- BSO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倫敦大學東方研究學校學誌)
 Idg. Jb.=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Berlin-Leipzig (印歐語年報)
 IF.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Berlin-Leipzig (印歐語研究)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亞細亞學誌)
 JASB.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Calcutta, (孟加拉亞細亞學會學誌)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皇家亞細亞學會學誌)
 KZ. =Kuhn's Zeitschrift,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Göttingen
 (比較語言學研究雜誌)
 MBL.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巴黎語言學會專刊)
 OZ.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Berlin. (東亞學誌)
 SBAW.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Phil.
 hist. Klasse. (柏林普魯士學術研究院報告史語組)
 TP. =T'oung Pao. (通報)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德國東方學
 會雜誌)

上 吐火羅問題

1. Bailey H. W. (白雷) : Ttagara (論吐火羅) BSOS. 1936—37. p. 883—921.
2. Boyer, (包萊) : L'époque de Kaniska (迦膩色迦朝) JA. 1190. p. 548—550.
3. Edkins, J. (艾德金) : The Yue-ti or Massagetae (月氏即 Massagetae 戰)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亞細亞學會中國支會學誌) 1883. p. 227.
4. 司氏 : The Gatsa (月氏) (論月氏) China Review. (中國評論) XVIII, No. 1 p. 60.
5. Cunningham (孔寧舍) : Coins of the Indo-Scythians. (印度斯克泰之貨幣)

6. 岡氏 :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report, vol. II. (印度考古探査) 報告卷二。
7. Franke, O.: (福蘭閣) :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突厥民族之知識及中亞斯克泰)
8. de Groot, J.T.M. (格魯特) : 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紀元前之西域) 1926.
9. First, S. (費斯特) :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Tocharerproblems. (吐火羅問題現在研究之情形) Festschrift für F. Hirth zu seinem 75. Geburtstag. (夏德教授七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Berlin. p. 74—84. 1920.
10. Hirth, F. (夏德) :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中國與東羅馬) 1885.
11. Herrmann, A. (赫爾曼) : 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chen Reich (中國至羅馬帝國之絲路考) 1915.
12. 岡氏 :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中國與敘利亞間之古代絲路考) 1911.
13. Kennedy, J. (肯納底) : The Secret of Kanishka (迦膩色迦王之謎) JRAS. 1912.
14. Konow, B. (高諾) : Zwei Handschriftenblätter in der alten arischen Literatursprach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中國新疆所出之甲種方言文書之二手寫紙片) SBAW. 1912. p. 1127—89.
15. 岡氏 : Indi-Skythische Beiträge (印度斯克泰之一考査) SBAW. 1916. 16. 767—827.
16. 岡氏 :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Indo-Skythen (對印度斯克泰知識之貢獻) OZ. 1919—1920. p. 230—257.
17. 岡氏 :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卷二
18. Gardner (格得納) :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an Kings of Bactria (希臘及漢波斯克泰王之貨幣考)
19. Lévi, S. (勒維) : Notes sur les Indo-scythènes (印度斯克泰雜考) JA. 1896 p. 444—64 1897. p. 1—42, 526—531.
20. Müller F.W.K. (穆勒) : Toxru und Kuisan (Kūsān). (吐火羅與貴霜) SBAW. 1918. p. 569.
21. Marquart (馬爾加) : Erānšahr (伊蘭設(?))
22. Pelliot, P. (伯希和) :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中亞問題九

- 考) TP. 1928.
23. 同氏 : Tokharien et Katchéén (論吐火羅語及龜茲語) JA. 1934.
24. Richthofen (李多芬) : China (中國) I. p. 439.
25. Rémusat (雷慕沙) :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亞細亞叢考新篇。
26. Specht, O E. (斯貝格) : Note sur les Yue-tchi (月氏雜考) JA. 1890. p. 180—185.
27. Sieg, A. (西頤) :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xri (吐火羅之一本名) SBAW. 1918.
28. Staël-Holstein, A. von. (綱和泰) : Kopano und Yüe-shih (貴霜與月氏) SBAW. 1914.
29. 徐 松 :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大月氏條。
30. 丁 謙 : 漢書西域傳考證大月氏條。
31. 王 國 維 : 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 (觀堂集林輯遺)
32. 張 星 烜 : 中亞交通史料卷五, 吐火羅各章。
33. 白鳥庫吉 : 西域史上之新研究 (東洋學報三卷二期)
34. 山下寅次 : 玄奘三藏之大唐西域記に見える錫貨道國と漢書西域傳に見える月氏國とに就いての考 (史學界六卷二號)
35. 桑原隲藏 : 罽賓の遠征
36. 藤田 豐 八 : 西域研究第七月氏烏孫の故地 (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西域篇)
37. 羽 田 亨 : 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 (史學雜誌十一篇, 四號)

下 “吐火羅語”問題

一 文獻及譯文

I. 甲方言 = Ārsī 語, Toxri 語。焉耆語

38. Sieg, E. und Siegling (西頤及西頤凌) :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吐火羅語殘片), Berlin, Leipzig. 1921.
39. Sieg, E. (西頤) : Die Geschichte von den Löwenmachern in tocharischer Version. (Aufsätze zur Kultur und Sprachgeschichte vornehmlich des Orients), Breslau, 1919. p. 147—151.
40. Sieg, E. : Das Märchen von dem Mechaniker und dem Maler in tocharischer Fassung. 吐火羅語中之匠人與畫家傳說 (OZ, VIII. 1920) p. 362—369.
41. Sieg, E, Siegling, W. : Bruchstück eines Udānavarga Kommentars (Udānālamkāra?) im Tocharischen, Festschrift für Moritz Winter

- nitz, Leipzig, 1933. p. 167—173.
42. Sieg, E. 及 Siegling, W. : Tocharisch, (吐火羅語) SBAW 1908. p. 928—932.
43. Müller, F.W.K. (穆勒) 及 Sieg, E. (西領) :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BAW. 1916. p. 399—410. (彌勒下生經及吐火羅語)
44. Sieg, E. :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xri, ("吐火羅" 之一本名) SBAW. 1918.
45. Lüders, H. (呂戡爾) : Weiter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istan. (再論新疆史地) SBAW. 1939.
- II 乙方言 = Kustii 語, küsin 語, 龜茲語
46. Lévi, S. (勒維) : Note préliminaire sur documents en tokharien de la Mission Pelletier (伯希和氏所獲吐火羅語文獻初考) JA. 1911. I. p. 139—140.
47. Meillet, A. (梅萊) : Le tokharien (吐火羅語) Idg. Jb. I, 1914.
48. Poucha P. (普差) : Indian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西域之印度文學) Archiv Oriental (東方學報告) II. 1930 p. 46. 印度文學之在乙方言者。
49. Hoernle, A. F. R. (何勒) : The Weber Mss. Ano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魏伯所獲其他中亞寫本集成) JASB. 62. 1893. p. 1—40.
50. 同氏 :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英國之中亞古物總集報告) JASB. 70. 1901. part I Extra number 1.
51. Lévi S. (勒維) : Étude de documents tokhariens de la Mission Pelletier. (伯希和所獲吐火羅語文獻之研究) JA. 1911. II. p. 119—144.
52. 同氏 :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所謂吐火羅語乙方言即庫車語說) JA. 1913. II. p. 311—318.
53. 同氏 : Notes on manuscript remains in Kuechean (龜茲語寫本雜考) 在 A. Stein (斯坦因) : Innermost Asia (亞洲深奧部) 之附錄 G. p. 1029—1030. Oxford 1923.
54. 同氏 : Un fragment tokharien du vinaya des Sarvastivādins J. A. 1912 I. p. 101—111.
55. 同氏 : Une légende du karuṇā-puṇḍarika en langue Tokharien-

- ne, Festschrift für Vilhelm Thomson, Leipzig 1912 p. 155—165.
56. 同 氏 : Tokharian Prātimakṣa fragment. JRAS. 1918. p. 109—120
57. 同 氏 : Kucheian fragments (龜茲語殘卷) ; 刊於 A. F. Rudolf Hoernle (何勒) 所出之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新疆所出之佛教文學寫本) ; vol, I, Oxford, 1916, p. 356—376.
58. 同 氏 : Le Sutra du Sage et du Fou dans la littérature de l'Asie Centrale, (中亞文學中之賢愚經) JA. 1925, II. p. 305—332.
59. 同 氏 :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龜茲語殘卷雜集) 內有 Udānavarga, Udānasōtra Udānālamkāra et Kurmavibhāṅga 之全文, 譯文字彙與“吐火羅語”之導言。 Société Asiatique (亞細亞學會) 早刊之 II. Paris 1933. 161. p.
60. Lenmann, (呂曼) :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 (論中亞未知之文學語言) Mémoir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彼得堡國立學術研究院專刊) VIII Serie. tome IV. No. 8. 1900. 23 p.
61. Sieg, E 及 Siegling W. : Die Speisung des Bodhisattva vor der Erleuchtung, nach einem im Turfan gefundenen Handschriftenblatt in der B-Mundart des Tocharischen, Asia Major (大亞細亞) II. 1925. b. 277—283.
62. Siegling, W. : Bruchstücke der Kalpanamanditika des Kumāralāta. (此文爲 H. Lüders 呂戰攝撰, 但內有西頓凌氏之譯文) Leipzig, 1923. p. 27—28.
63. Sieg, E. 及 Siegling, W. : Udānavarga-Übersetzungen in “kueischer Sprache,” aus den Sammlungen des India Office in London, BSOS. London. VI. pt. 1931. p. 483—499.
- 二 語言之研究
64. Sieg, E. 及 Siegling, W. : Tocharische Grammatik (吐火羅語文法) (此書受柏林普魯士學術研究院委託編著) 共著有 Wilhelm Schulze (威廉舒爾策)

- 兵。 Göttingen 1931.
65. 岡 氏 :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吐火羅語”即印度斯秦語說) SBAW. 1908. p. 915—933.
- 岡 氏 : 吐火羅語殘片 (見前)
66. Lévi, S. 及 Meillet, A. (勒維及梅萊) : Les noms de nombre en Tokharien B. (吐火羅語乙方言之數詞) MSL. XVII. 1912. p. 281—294.
67. 岡 氏 : Remarques sur les formes grammaticales de quelques textes en tokharien B. (吐火羅語乙方言文書之文法備考) MSL. XVIII. 1912, p. 1—33. XVIII, 1913 p. 381—423.
- Meillet, A. : 吐火羅語 (見前)
68. Reuter, (路特) J.N. : Tocharisch und Katschanisch (吐火羅語及庫車語) Helsinki. 1934. 23 p.
69. Schrader, O. (德拉得) : Reallexikon der indo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印歐考古學全書) 由A. Nehring 刊; Berlin 及 Leipzig 1929. 在卷二(Band II), 有氏著 Tocharer (吐火羅) 章 p. 540 ff.
70. Bloomfield, M. (布倫費德) :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Indo-European language called Tocharian. (論新見之印歐語; 所謂吐火羅語);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Circular, No. 210, Nov. 1908.
71. Ciardi-Dupré, G. (都布雷) : “Tocharico” e “Iranico Orientale” (吐火羅語及東伊蘭語); Notizie di due lingue scoperte nell’ Asia Centrale (中亞新語考) 中; Firenze, 1917. 31 p. (Idg. Jb. VIII. p. 43)
72. Gaál, L. (加爾) : A Tochar nép és nyelve (吐火羅民族及其語言); Korösi Csoma-Archiv. II. 1927. p. 244—287. (Idg. Jb. XIII, p. 105).
73. Meillet, A. : Les nouvel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de l’Asie centrale (中亞之新印歐語); Revue du mois, août, 1912.
74. Sinclair, Th. (辛克萊) :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of Eastern Turkestan. (中國新疆之印歐語);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24.
75. Charpentier, J. (沙邦德) :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吐火羅之人類情況); ZDMG. 71. 1917. p. 347—358.
76. 岡 氏 : Die verbalen r-Endungen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

- chen. (印歐語之動詞 r- 附加詞) Uppsala-Leipzig 1917. p. 6—11, 41—44.
77. Pokony J. (波考尼) : Die Stellung des Tocharischen im Krei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吐火羅語在印歐語族之情況) ; Sonderabdruck aus den Berichten des Forschungs-Institutes für Osten und Orient in Wien. III. Band. 1919. 30. p. (維也納東方及近東研究所學報外集)
78. Fukushima, N. (服島) : On the Designation-problem of the so called Tokharian Language (論所謂吐火羅語名稱之意義問題) 1935. 藤岡博士功績紀念言語學論文集 p. 7—72.
79. Petersen, W. (彼得生) : Hittite and Tocharian, (希提特語與吐火羅語) ; Language IX. 1933. p. 12—34.
80. Woolner, A. C. (沃勒納) : Sanskrit names of drugs in Kuchean. (爲茲語中之梵文名詞) JRAS. 1925. p. 623—628
81. Mironov, N. D. (米羅諾夫) : Kuchean studies (爲茲語研究) ;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VI, Lwow 1929. p. 69—169.
82. Grierson, G. A. (格里松) : Etymologies tokhariennes. (吐火羅語字源) JA. 1912. I. p. 339—346.
83. Reuter, J. N. : Die Anlautsvokale im Tocharischen (吐火羅語首母音之研究) ; Festschrift tillägnad Hugo Pipping, Helsingfors, 1924. p. 452—461.
84. Schulze, W. (舒爾采) : Tocharisch tsöke peke (吐火羅語之 tsökepeke) ; SBAW. 1921 p. 293—297.
85. Smith, E. (茲米特) : "Tocharisch" die neuentdeckte indogermanische Sprache Mittelasiens (中亞之新印歐語所謂吐火羅語) ; Videnskabs-selskabets Skrifter, II. Hist.-Filos. Klasse, 1910. No. 5. Christiania 1911. 43 p.
86. Vendryes, J. (方德烈斯) : Les formes verbales en -R- du tokharien et de l'italo-celtique (吐火羅語及意幾語動詞形之 -R-)
87. Pelliot, P. : A propos du Tokharien (吐火羅語之商討) ; TP. 1936. p. 259—284. (馮承鈞氏有譯文)
- 岡 氏 : Tokharéen et Kutchéen. 1934 (見前) 全上。

88. Lévi, S. : The Kuchean langu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its study
(龜茲語及其研究之總括) 1927. 東京
89. 同氏 : Central Asian studies, (中亞研究) JRAS, 1914.
90. Geiger, W.: (蓋葛) : Die archäologischen und literarischen Funde in Chinesisch-Turkestan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orientalische Wissenschaft, (中國新疆考古及文書的發現與東方學術上之意義) Erlangen, 1912. 24 p.
91. Sieg, E. : Und dennoch Tocharisch (吐火羅語果何在，或論吐火羅語之真實性) SBAW. 1937. p. 139—139.
- 同氏 : 同題載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研究與進步) 13. Jahrg. 1937. No. 28. p. 329—330. (簡篇)。

凡上論著，或經閱覽，或見轉引。各譯譯名，意在求讀者之方便。至其當否，殊未敢必。若遇有志之士及博學君子，欲對此問題，加以研究，則此簡目之效用立見。夫以數十年數十家之研究，一旦集其論題，彙而刊之，寧非斯學之快事。然同思吾國新疆古代史語，久積西儒代勞，國人乃毫無供獻，不勝慚愧。十數年來，吾輩各學專家繁出，想有嗜此者。惟恨不曾相識，未免感嘆耳。

